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曾4

752

7





詩  
廣  
傳  
五  
卷

124  
752  
7



詩  
廣  
傳  
五  
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詩廣傳目錄

卷一

周南九論 召南十論 邶風十論 鄘風六論 衛風五論 王風六論 鄭風七論

卷二

齊風七論 魏風六論 唐風十論 秦風五論 陳風四論 檜風三論 曹風三論 豳風六論

卷三

小雅五十八論

卷四

大雅四十八論

卷五

周頌二十二論 魯頌三論 商頌五論



詩廣傳卷一

周南

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質質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情文者忠之用情文者性之撰也夫無忠而以起文猶夫無文而以將忠聖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忠思有實情有止文有固然而非其匿之謂也悠哉悠哉輟轉反側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匿其樂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隱而結匿其樂樂幽而耽耽樂結哀勢不能久而必於旁流而流之哀慟慟慘然以終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於樂適心移性而不自知周衰道弛人無白情而其詩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而人莫不白也夫人自有分美子孫何以分愁苦愁苦者傷之謂也淫者傷之報傷而報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視為愁苦之淵藪而佛老進美性無不通情無不順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慙而節文固已具矣故曰關雎者王化之基聖人之為天下基未有不以忠基者也

聖人有獨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聖人之獨至也聖人之於天下視如其家家未有可以言言者也化成家者家如其身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督目以明視眩而得不明督耳以聽聽榮而得不聰善聽明者養其耳目魂充魄定居然而愛成於心有養而無督矣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魄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為以天道養人也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聖人之於天道命也道且弗如天何也雖然則必不為狼子傲弟煽妻之尤而抑可抑其銳以徐警之君子猶不謂命也人而令與未有不以名高者矣人而不令與未有不以實望者矣若夫言者相窮於名而無實者也故易曰咸其輔頰古感之末矣禁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關雎之道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而美求而不成輟轉反側而望之琴瑟鐘鼓而榮之環宮中之尊卑少長得主而如一身文王復美以言哉匪太如能勿警乎惰人不然其乎身以視家訟言以督不順則委之若命是心與耳自構而天下之至蹟交格而未已其不相及也久矣故曰關雎者風化也

船山遺書



詩廣傳卷一



道生於餘心心生於餘力力生於餘情故於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餘於己乃以樂天下而不置於道其事一秉其心力盡於所事之中敬敬以所夕哉畫馬則無餘情矣無餘者滯滯之情也滯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疲倦疲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惕伏下惕伏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趨以供傲侈之為心注之力營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謂聖非必聖也天下未有不不安而能行者也安於所事之中則餘於所事之外餘於所事之外則益安於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滯滯以無餘者莫之能得焉耳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滯滯焉則刈獲締結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締以給而有餘力害澣害否而有餘心歸甯父母而有餘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滯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正牆面而立者其無餘之謂乎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廣也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則不盈傾筐矣然且實之周行焉故曰慎也采采卷耳則嗟我懷人矣登山酌酒示不永懷焉故曰廣也且夫忘而實真而必得其所慎也非慎之乎方實之頃也方實之頃則既忘之而不容自持矣其度本慎其經緯之也有素是以可慎焉非所慎而無不慎故曰密也密則可以與於醞酢之繁忘其所不忘非果忘也示以不永懷知其永懷矣示以不永傷知其永傷矣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損其度故廣之云者非中枵而苟大之謂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謂也方遠而能以暇之謂也故曰廣也廣則可以裕於死生之際矣葛屨履心於野裳衣顛倒於廷意役於事日勞足踣有萬當前而不恤政煩民寃情沈性浮其視此也猶西崦之濠景視方升之旭日駭戾之情遠乎風化殆乎無中夏之氣矣樛木報上之情也葛藟不得而榮福履不為之祝矣然則樛者以收責而榮者固無適情與夫高明者易簡之積也高而不易登岑者與明而不簡答答者與遠欲胥天下於大同不情其情而澹忘之於報施洋散者與登岑者絕人答答者自絕洋散者欲同而得異故聖人不絕報施之情維天下於弗弛也妙姑之親后妃之尊胡求弗得而不諱用其相報之私斯不亦易而可親簡而可知已乎始之以惜惜之心永之以休休之色下曰我以為報也上不嫌奄有之曰以報我也受者安報者不倦咸恆之理得上下之情文高明者以何求而不獲邪是故其危夫登岑而其惡

夫答答也答答者曰借我無以樛之彼終不我榮之今之勸我福者惡在其不幸我禍也人無適好而美此質質為勿爾登岑而斯絕於恩怨之外莫如老死不相往來無或同而亦莫之或異庶有獲與洵然則亦殆乎汀禽原獸之相遇矣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免於禽獸之羣為已足矣報施者人道之常也美為其不可哉

上有勤心下無勤力下美以能無勤力也授之以式則為之有度矣授之以時則為之有序矣授之以資則為之而無餘愛矣故王者制民產而天下之力不勤不勤則力以息而長刀長而不墮乃相勸以勤而漸勤以心旌天下之心而勤之行之所以興也采采之詩力之息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且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因家婦子乃行歌拾草一若忘其所有事而弗愛其日故麻園無暇民麻民無暇日無與為之息焉耳井田廢阡陌開民乃有無度之獲月令廢啟閉亂民乃有無序之程兼并興耕者獲十而斂五民乃心逸於憂而不善其事獲之無度則貪者競程之無序則惰者益偷心移於憂而所事不善則憔悴相仍終歲勤苦而事愈棘民不可用矣終歲勤苦者未有可用者也夫民之愛其力也甚於上之愛其心是以時未至於暄風和日美州佳陰之下不給於斯須之歡其愈於死也無幾故曰救死而恐不贍非但其飢寒之謂也

靜而專坤之德也陰禮也陰禮成而天下之物已成故曰采采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專靜以虔動不喪其動則物莫之有遺矣采采微物也采之細事也采而答其有撮其莖將其實然後結之結之餘然後禡之目無苟營心無濂獲專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幾倖以求盈目皆是而觸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審則運撮將之緒亂結禡之容道苟小州且覲面而非吾所據又况其大焉者乎故君子觀於采采而知德焉專者靜之能也靜之能物之幹也斯所以崇德而廣業也雖然有辨於一事而專之歷事事而專之無弗專也舍眾事而專一事則事之廢者多矣專以廢事坤之四所以為括囊與雖无咎不可得而譽焉專於一事則且專於無事老氏以之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采采當前而莫之采道喪於己矣奚貴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志元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知擇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致飾也飾於己而後能擇於物擇於物而後元元有悔也弗飾於己以擇於物物亂之矣弗擇於物以元其志元而趨入於衷不如其弗元矣東喬木之



志擇乎錯新而匪楚弗刈然且感其車馬以弗自媒焉漢之游女豈一旦而獵堅貞之譽哉陶宏景之誕而仙也神放之富而訟也弗自飾也幸而未錯新之芘芘焉不然吾不知其所刈矣余闕之死不命也王達之不仕不知義也弗擇其族而與之為仇儻死不知其偷生隱不知其尸祿矣嬴豕之乎泥淖焉耳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於旋而後信其祥一旦而獵堅貞之譽者未之有也

天之所不可知人與知之妄也天之所可知人與知之非妄也天之所授人知宜之天之可事者也天之所授人不知所宜天之無可事者也事天於其可事順而吉應天也事天於其無可事凶而不咎立命也王者之民足以知王者之道足以立命麟趾也詩備之矣麟之趾振振公子麟而宜有振振之子可知者也公子之有管鮮莖度不可知者也麟之定振振公姓也麟而宜有振振之公姓可知者也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隨之晉不可知者也魯宜有者歸德於麟而非妄矣虛不可知者以侯之命而亦非妄矣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對而後振者異乎夫人之子姓人之所與知麟之所以為麟也公子之有鮮度而可弗以為公子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隨之晉而不敢不自安於公姓吳淠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鮮度管鄭心所有力所可為而害不極天下得絕鮮度於弗子而管鄭不得代興於一姓嗚呼麟之所以為麟蓋有道以善此矣非夫人之所能與知也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莫麟之德昭昭也而藏已密矣天下弗能與知而知其為麟于嗟麟兮淠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天下亦早有以知其弗然矣矣以知也所不可知者鮮度管鄭而可知者麟也

召南

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情之至也百兩之御也也將文之備也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學以其文而不以情也故情為至文次之法為下何言乎法為下文以自盡而尊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下之尊已賢者懟不肖者靡矣故下也何言乎情為至至者非夫人之所易至也聖人能即其情聳天下之禮而不蕩天下因聖人之情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與文無眇者也非君子之故齧合之也故君子嗣聖人以文而不憂情之滿使君子嗣聖人以情則且憂情之訕矣情以觀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人自貴親之而不必人之不自賤也何也天下之憂其不足者文也非情也情非聖人弗能調以中和者也唯勉於文而情得所正奚患乎貌豐中音之不足以聯天下乎故聖人盡心而君子盡情心統性情而性為情節自非聖人不求盡於性且或憂其蕩而況其盡情乎雖然君子之以節情者文焉而已文不足而後有法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悔厲而吉賢於嗃嗃之吝無幾也故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文以節情而終不倚於法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敬之豫也被之祀和薄言還歸敬之留也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留之然後當其事而不墮矣乃可以奉祭祀交鬼神而人職不失過墟墓而生哀入宗廟而生敬臨介冑而致武方宴享而起和欲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邪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雖其善者亦物至知知而與之化也化於善莫之有適未見其歡喜之情異於狎不善也夙夜之僮僮未有見也未有聞也見之肅肅聞之惻惻所自來也還歸之祀和既莫之見矣既莫之聞矣餘於見肅肅者猶在也餘於聞惻惻者猶在也是則人之有功於天不待天而動者也前之必豫後之必留以心繫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於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蜂蟻之義難離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為道也人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或曰聖人心如太虛還心於太虛而志氣不為功俟感通而聊與之應非異端之聖人孰能如此哉異端之聖禽之聖者也

草蟲無當於道與何居乎召南之錄也草蟲其即道與君子之大戒者以斯心而加諸道也草蟲之愛樂也疾矣合離質於一旦而憂樂即遷是則耳目持權而心無恆也以斯心而加諸道嚮於彼者有餘而心無餘心無餘以宅道則以見異而遷也亦自此而流故君子戒以此心而當道甯已遲而不欲其竭也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則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精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與天地同情者化行於不自己用其不自己而裁之以愛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不與天地同不憂也與禽魚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貴者生也貴其生尤不賤其死是以貞其死而重用萬物之死也與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斯好好不即得斯憂情異而攻斯惡所







以燼矣始之以涓涓中之以瀼瀼終之洋洋矣心藏於肺腑論定於益棺存乎其所自喻而已去白日之昭昭曩長夜之悠悠夫豈與唐林謝朓爭一掃之光哉

何以知何彼穠矣之為不挾貴也挾貴者人未有以貴子之者也美其車侈其族相羨而無嫉心非挾者之得矣是故德之顯者眾著之不如其獨喻德之幽者獨知之不如其眾推之又不如其眾安之也美其車侈其族羨而弗嫉殆乎其眾安之矣君子之以考天下而自脩者用此遊耳婦德陰禮也婦禮陰禮也是以貴於眾者也位處於幽道立於潛錫心刻行亢於室而矜於是乎驕氣乘之而居之不疑矜獨者之不媿於獨鮮矣故幽之為德危德也得失隱而速報之吉凶不見是於天下而不知危乎無以自考非考之眾情之安否亦何以知其順逆哉易曰括囊无咎无譽閉情自恬於其无咎益有咎而不自知矣譽惡從而至于

太學廢而世子無親臣封建廢而帝女無婦禮君臣夫婦之道苦矣天子者操天下之貴者也操天下之貴以與天下交雖弗之挾而人疑其挾抑已操之而美以保其不挾邪操貴以臨士而士疑士報以亢而不親操貴以臨夫家而夫家疑疑弗敢責以禮而禮廢故夫古之王者及乎未能操貴之時而俾與他日之臣友友之風而後臣之迨其臣而已親矣此大學齒胄之效也帝女貴而夫之貴無待焉故為元侯之允國其國侯其侯也無待於帝女而不加誦有待於帝女而不加崇交相為貴弗相為待則雖有不率之婦無所操而抑不能挾矣無挾者亦無疑其挾者然後坦然艷稱之以為榮洽於情括於勢婦之所絲順封建素定之效也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無嫌乎其以貴序也又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無違乎其以夫婦序也嗚呼君臣親於廷夫婦讓於室天地交物品咸亨先王之節宣行而福社之降亦大矣太學以教也非斬以親其臣而親臣效之封建以治也非斬以成婦禮而婦禮效之大哉洋洋乎先王之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有如此夫道之替也太學圯封建裂元子早貴帝女降於寒門未嘗操貴不知有友既已為夫乃操其貴雖有賢者刻志降之以鳴謙其鳴也即其不謙者矣矧夫倨然以鳴豫者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言循末之不足以救也

邶風

哀有遺思有度可以涉變而不自喪乎未也謂伯夷之無怨者伯夷之心也父以其國而命諸弟已去而大負釋北海之濱樂融融也傳伯夷而為之怨者亦伯夷之心也君不惠而喪其天下臣尋干戈於君而天下戴之眾不知非而獨銜其恤西山之下惡得樂之陶陶也古之有道莫愛匪身臣之於君委身焉婦之於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己榮辱自彼而生死與俱成乎不可解而即是以為命然而情睽而道苦焉哀惡從而遣思惡從而為之度哉微我無酒以遊以遊擬諸伯夷兄弟之閒而不可擬諸伯夷商周之際莊姜與伯夷其有同情乎哀之不遣唯不知遣是以患其哀之傷思之不度唯不知度是以患其思之殆亦既念有酒而可以遊遊矣地有餘情未嘗自錮泰然寄意於彼而業已知其甚適哀之不欲傷思之不欲殆夫豈出於委命安心者之下乎非無焉不忍用也非不知焉終非我安也求之樂而不得則終求之哀而不自怫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吾其能為卷耳之后妃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吾其僅為泉水之思婦乎終風風之曠陰陰之絺絺之淒其非禁公帶索之日也故為林逋魏野而有哀思之未忘者胡取乎其為通與野也為陶潛司空圖而哀思之盡忘者則是堯舜其仇讎而聊為之巢許也對酒有不消之愁登山有不極之目臨水有不愉之歸古人有不同可之調皇天有不可問之疑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虛苟自愛矣惡得而弗悲

不以臣之事君婦之從夫者事父非子也以臣之事君婦之從夫者事父猶非子也不以子之事事父者事君從夫非臣非婦也以子之事實者事君從夫亦非臣非婦也臣事君而不得於君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以之事實則舜將忘象之逸而怨己勞也婦從夫而不得於夫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以之事實則伯夷將怨叔齊之為衣而已裳也若夫臣之於君婦之於夫惟其志而莫違嫌於賴寵而讓所當得於孽倖則張禹之下權姦為忠趙后之進妖妹為順矣道在安身以衛主身不安而怨雖怨利祿之失可矣道在固好以宜家好不固而怨雖懷牀第之歡可矣何也臣之於君婦之於夫非天親也則既有關又從而引嫌以不輸其情則以致其忠順者不愈薄乎屈子策施之憾班姬執扇之悲夫亦猶行綠衣之志也與

匪刻意以貞性知其弗能貞也刻意以貞性猶懼其弗能貞也孤臣孽婦孤行也而德不可孤必有輔焉輔者非人



輔之心之所函有餘德焉行之所立有餘道焉皆以輔其貞而乃以光明而不疚故曰益德之裕也夫能裕其德者約如秦窮如通險如夷亦豈因履變而加厲哉如其素而已矣弗可以為孤臣孽婦而詭於同亦弗可以為孤臣孽婦而矜為異非無異也異但以孤臣孽婦之孤行而勿以其餘也居之也矜尚之也矜刻意以為堯堯之高嶽嶽之白而厲於人是抑緣孤孽而改其生平豈其能過不及焉耳已指青雲垂露水將焉用温湖逆流披回風將焉用患終温且惠未亡人其有推過之心乎嗚呼斯其終無推過者也當其為孽如其未為孽也而後可以孽矣當其未為孽温且惠也如其未為孽者以孽而何弗終之邪志之正也固然氣之守也固然威儀之在躬臣妾之待治也固然習險已頻則智計愈斂閱物多變則智愛益深廣以其道於天下不見有矜己厲物之地守以其恆於後世斯必無轉石卷席之心無所往而非德也其於貞也乃以長裕而不勞設矣故虞仲之殘其形任承之亂其室范滂之以為善戒其子刻意危矣以言乎淑慎則未也奚為其未邪德不裕而行無輔也

人之歷今昔也有異情乎通賢不肖而情有所定奚今昔之異也其或異與必其非情者矣非其情而乍動於彼於此不肖之淫而賢者驚之以為異矣情同而或怨焉或誹焉或慕焉或有所冀而無所復望而情之致也殊賢者以怨而不傷慕而不暱誹而不以其矜氣思而不以其私恩也故綠衣怨也日月誹也燕燕之卒章慕而思也先君之思誰思乎非即夫顛倒綠黃逝不古處者乎昔之日觀面而遠之若染今之日契濶而懷之若私昔非惡其染而今不以私明矣嗚呼國有將亡之機君有失德之漸忠臣諍士爭之若仇有呼天籲鬼以將之者一旦廟社傾山陵無主惻惻覺如喪考妣為吾君者即吾堯舜也而奚知其他哉欲更與求前日之譏非而固不可得矣弗忍故也悲夫世亂道亡怵亂以為恩怨而義滅無餘矣臣弑其君子無懟焉子弑其父臣無尤焉戴賊以為君引領以覲其生我弗得而後怨及之而人道亡矣州吁弑君兄以立臣民無詞以相誹毒眾不戢而後擊鼓之詩作衛先公之教泯而誣上行私不可止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入乎春秋而詩之亡也嗚呼擊鼓之弗刪者著詩之亡也嗟夫州吁不勤民於陳宋石碣之忠無以動國人無知不行虐於雖屢管仲鮑叔之才無以納公子過屠肆者惡其忍而屠

君父之肆就求膏潤焉田爾田宅爾宅抱爾婦子執手以徯老則晨斯夕斯於寇仇之廷亦何知有平生之君父哉

閱不我活洵不我信觀活於山人而望其信終以自毒將誰怨而可乎  
雄雉於羽毛而不自戩其音飛鳴勞而傷之者至矣故曰自詒也必欲避自詒之咎乎莫如勿為雄雉也無可矜抑無容戩彼方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免矣雖然非徒嬰兒彼也吾已無殊於嬰兒而美以免哉處亂世仕閭君非才者之所堪尤非不才者之所堪也誠有所矜而不自戩物必忌之受物之忌而已不能忘忌於此抑不能不屈於彼而伎求興矣不才而伎其伎也忍不才而求其求也淫幸而濟者有矣而天下賤之才而伎伎而終有不忘才而求求而終有不遜未有不自詒以勞傷者也嗚呼其將處於才與不才之間乎有美而不矜能鳴而戢可弗伎可弗求也免自貽之阻而用其臧乎雖然有美而不矜已且弛其美矣能鳴而戢不鳴而美以為君子也才與不才之間可處而不可處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則亦無殊於嬰兒者流矣天命我以才而試之於危亂之世以相勞是憂患之府也讎不恤怨不避死且不惜而奚暇擇臧焉故雄雉之臧女子之懷姑息之忠祈免君子於禍者也於道則未也是故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君子以九卦之德行乎憂患損一而已矣不恃損也射雉一天亡終以譽命君子之臧勿恤其天而不期於譽揭日月而沛若流泉美疑哉

匏有苦葉非匏之無甘葉也濟有深涉非舍深而無可涉也深則厲厲則深亦不濡也淺則揭揭淺固可以不厲也知擇而已矣情者陰陽之幾也物者天地之產也陰陽之幾動於心天地之產應於外故外有其物內可有其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衫衣之被不必大布之疏琴瑟之御不必抱膝之吟嬪御之侍不必編纂之樂也繫天下之物與吾情相當不矣矣天地不置其產陰陽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無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細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細人得濡焉無他擇與不擇而已矣故知其有餘不患其不足知其不勞不患其不可求飲食之勿朵顛非必餒矣男子勿綏狐女之勿鴛雉非必獨矣遇主不於拘監非必窮矣得生不於蹴爾非必死矣遲侯之須臾快驛之千里亦何抱蔓而歸望洋而歎也哉故曰發乎情止乎理止者不失其發也有無理之情無無情之理也



信而見疑勞而見謫親而見疏不怨者鮮也雖然未可怨也人而不肖矣弗之信不敢疑也弗之勞不能謫也弗之親彼且求親而唯恐疏也以心委之而後求我於心以力翼之而後謫我於力從之而實未有能仇者矣夫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而彼以固然美為其怨之乎故夫君子之欲居厚也則有道矣信無不盡吾盡吾性焉勞無能不庸吾庸吾才焉親無能不敦吾敦吾情焉我性自天不能自虧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雖欲仇我而不得而况得而不仇無仇之心而歸於厚厚以躬焉耳若夫君子之處不肖也抑有別矣不幸而與其人為昆弟或不幸而與其人為夫婦盡其所可盡無望知焉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乃與其人為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為朋友絕之可矣矣而有懷祿之情絕而無此匪之戒則惛惛然怨昔者之徒勞而以其不仇固君子之所不屑也唯然而君子之怨天下也鮮矣屈原之君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之道焉匪直兄弟也而己矣豫懷焉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非以賈也殆夫舜之泣旻天矣谷風之婦惡足以及此哉嗚呼

必仇以賈之不仇則從而怨之有沈有潰詒不肖者之侮而不知自裕是可怨也賈日相怨於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衛之民皆實矣豈復有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哉

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期為者志也念之所觀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也動焉而不自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己人而無以自貞意封於私欲限於小厭然不敢自暴猶有愧怍存焉則奈之何長言嗟歎以緣飾而文章之乎意之妄伎對為尤幾倖次之欲之迷實利為尤聲色次之實利以為心不得而伎而對長言嗟歎緣飾之為文章而無怍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惡之甚於死者失其本心也由此言之恆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失涼呼天責地如銜父母之恤昌言而無忌非彈失其本心者孰忍為此哉二雅之變元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室潘安陸機之隙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猶有忌焉詩之教導人於清貞而獨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原隅未利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於金帛及於醉飽之情颯然而不知有繼非者唯

杜甫耳嗚呼甫之誕於言志也將以為游乞之津也則其詩曰竊比稷與契迫其欲之迫而哀以鳴也則其詩曰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噉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無足道耳韓愈承之孟郊師之曹鄴傳之而詩遂永亡於天下是何甫之遽為其魁哉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終寔且實室人交謫甫之所奉為宗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當之矣是北門之淫倍於桑中杜甫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於金帛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毛氏獎北門為忠臣莊定山躋杜甫於康節沈溺天下於貨利而鑠其本心儒者不免又況何景明謝榛鍾惺之區區者乎

獎情者曰以思士思妻之情舉而致之君父亡憂其不忠孝矣君子甚惡其言非惡其崇情以亢性惡其遷性以就情也情之貞淫同行而異發久矣殆猶水也漾沔相近以出而殊流殊流而異歸其終不可合也情之終合與終不合也美以辨哉以迹求之不得喻諸心而已矣貞亦情也淫亦情也情受於性性其藏也乃迫其為情而情亦自為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上下背行而各親其生東西流之勢也喻諸心者可一一數矣均之為愛而動之惻然將之肅然斂之愈久而愈不容己則以用之君父昆友可生可死而不可忘以叛均之為愛而動之款然思之泯然斂之則隱遂之則感則以用之思士思妻忘生忘死而終不能自名其故夫其終也可生可死而灼然不叛忘生忘死而莫能自名則心亦傳於迹而皆不可掩矣靜女之一章曰俟我于城隅其俟可知已兩貞之相俟未有于城隅者也其二章曰貽我彤管其貽可知已彤管貞物也貞物而淫用之顧名不慊而僅詭其煒也其三章曰洵美且異其美可知已意以為美而異意不以為美而故不異也非所俟而俟遠也非所貽而貽虛也無可異而見異焉心喪主也遠則然審則否虛以往實矣其歸心喪而熿然興心得而退聽斯情也非以用之林第綢繆之愛更奚用哉孝子之於親忠臣之於君其愛沈潛其敬怵惕迫之而安致命而已有餘歷亂離而無不登情之性也故曰召之則在側求而殺之則不可得又曰執贄而後見三讓而後登言其俟之有擇地也故曰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奉之君子不以非所得而奉之父言其貽之有擇物也故曰叔齊不以得國為非常



之慈周公不以郊禘為非常之福言其見異而弗之異也情迫而有不迫道有常而施受各如其分是故命有所不  
徇召有所不往受祿而不誣隆禮篤愛而不驚然乃終以可生可死而不可貳若此者借以靜女之情當之未見其  
相濟而成者也故擇理易擇情難審乎情而知貞與淫之相背如水與蠅之不同席也辨之早矣不獎其淫貞者乃  
顯如猶未顯邪抑即夫發不遠物不虛心有定美而不喪其主者介之以求性性尚可得而親乎

廓風

美而必言天邪美而勿庸言天邪疑於天之不然推求之不得而終推之天則言天也固然為天而無疑而人道以  
起則勿言天也君子之言有天體有天化而後命行焉君子之言化有天人化化凝於人而人道起矣君子  
以人事而言天有在天下之事有在我之事天在我也在天下之事天在化也在乎我之事而我猶不能  
知然後推諸人之外而曰天謂一唯天化而廣大之體變不可測也北門之詩其言天也我作我知而且推而外之  
勿庸言天而亟言之小人之道也柏舟之詩其言天也我不能知我不能作推而外之而人始有權必言天而決言  
之君子之道也天者體之廣大者在通而行乎通在窮而行乎窮其廣大也人可與之而廣大者也與之者人事  
也在順而理順在逆而理逆亦其廣大也然人弗可以學其廣大矣故夫為柏舟之女者亦天矣為柏舟之母者亦  
天矣乃天自授柏舟之母以不順之化而固使柏舟之安順為命也天授我以為人則既於天之報而有人既於天  
之中而有人則於人之外而繁有天惡能以其固有為必肖天之廣大而無擇於逆順哉乾元有悔君子不違其亢  
坤疑而戰君子不為其疑知其理數之或然則諒之而已矣所貴乎人者為其能諒天也未聞其恃天之諒也諒天  
則不敢固求肖天恃天之諒則失己而怨天不可肖是以有外天之詞已不可失是以置天而怨亦不傷柏舟之  
言天至矣可與事天矣北門之大夫能安其心行其素輯睦其家勤幹其國美天之必困之哉天授以窮而非授以  
逆己弗能盡人焉於天何有哉

觀之豈曰盥而不薦有孚萬若陰長之世佞福忠淫盡君子孤行而無權而不能愛人自愛而已矣不能治人自  
治而已矣故曰有孚萬若勿自彘以全己也全己於行易知也全己於言難知也言者褒譏具者也褒則其言言嫩  
也譏則其言言惡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其惡以譏之惡惡之心始亦無異於好善而亟稱也然而長言其惡  
者言之惡因之而長矣惡之條理於是乎粲然而有其初終惡之蕃變於是乎爛然而有其情文凡此者君子之心  
所固無也而天下之情所固有也君子幸而無之欲極其實而遂有之天下不幸而有之以言之既微於有而疑非  
君子之必無君子且不幸而必有之天下重不幸而益著之則言之長矣醜與辱亦自此長矣極人之勢於燎原而  
後撲之吾懼夫均及於撲者之帝也故曰盥而不薦自潔焉矣有孚萬若弗履問之矣馬援之戒曰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可言者弗忍言也不忍天下之有此事乃可以觀民不忍吾心之有此言乃  
可以觀我不言而靡爭君子之神道設教也牆有茨國人疾公子頑而不欲長言之保其不欲長言之心衛其尚有  
君子乎

姿容非防貞之具文詞非獎佞之資子曰以貌取人吾失之子羽非子羽未嘗失也以言取人吾失之宰予非宰予  
未嘗失也舍是而惟魯朱離魁頭缺舌耳不可喻目不欲觀將與之謀貞而訂直亦難矣哉象服之宜德之助也鬢  
髮如雲揚且之哲亦載福宜人之徵也邦之媛兮洵哉其媛也所責備者以其有可責者在也故責直者尤責之丈  
士責貞者尤責之媛人天授之而天不任咎人任之矣然則天之寵人既寵之以性抑寵之以情才以為天下榮美  
可廢哉愚哉莊生之言天全也必哀貽它叔止無趾而後為天全也則天胡不使之為縱目乎胡不使之為歧舌乎  
抑胡不使之為頑石之與魂木乎必不可以淫而後貞必不可以佞而後直則彼都之士女固不如禽禽不如木石  
而天地之生毀矣姿容之盛文詞之美皆禽與木石之所不得而與者也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為善者情也不任  
為不善者才也天性者形色也棄天之美以求陋濇樗櫟之木石君子悲其無生之氣矣德禍亂者必改其政改之  
一旦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方所謂塞淵也改之一旦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有傷  
焉者矣衛之政上嬖而下媒也是以亡衛燬之興塞而不流淵而不浮是以富率其民於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  
漆而他日之琴瑟早在其握中目不瞬手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尋於貨財蠹相鼠疾淫如君父之仇而  
怒氣奔之奪其湯沐之情而淫東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温厚之教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



姓而不戚背盟主即楚而不慙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多吝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美愈哉人之大淫也有二閉一而啟一所啟者尤重矣故淫於財者其趨也必淫於色淫於色者其反也必淫於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誦是故淫於財者恆盈氣以菲薄天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逮其傲不可復廖矣淫於財之視淫於色利病貞邪未見此多而彼寡也何也胥之為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政感周於利而健於訟雖免於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衛燬賤之也惡怒不相為用者也怒之又從而惡之是終無釋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於死哉刺無禮者惡也詛其死者怒也惡怒之情交發則桃達之子視諸君父之仇而有不及之氣亦狂矣哉空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為淫賞刺而無餘濫為酷刑淫賞酷刑禮之大禁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無禮之尤者也而又何足以刺人趙壹之福息夫躬之忿孟郊張籍之傲李王廷陳豐坊之狂許學詩不擇而取相鼠者乎

下崢嶸而無地上廖廓而無天義結於中天地無足為有無而况於人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我所之者何若不能自宣也而百爾之不如洵不如矣我所之者何若將欲顯言之乎歸鳴焉耳固不如勿歸言之為禮也將欲深言之乎言外也義內也不相及也不相及則言窮不我嘉而我尤者愈有以爭我於義矣義與言不相及而以言言義此亦一義也彼亦一義也虛實相爭而虛者恆勝何也一成之例眾議之繁苟有所怙以為辭以抑抑至性而伸其外貨之義者力足以驕語而無作也是故所可言者歸鳴焉耳控於大邦焉耳百爾所思可襲義以爭我者也過此以往生於性結於情不有我所之者乎我之所者果何若邪載馳之怨婦秦離之遺臣沈湘之宗老因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無能以一語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曠古香今求影似而不得美况釋狂之百爾哉嗚呼其異於君當悽愴孤縈於兩間者無幾矣是以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乃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矣哉衛風

如金如錫剛柔際也如圭如璧方圓契也明乎剛柔方圓之分合者崇道而不倚於術者也不知其分恆用其半而各不成不知其合兩端分用而不相通孫思邈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心膽不相謀而行不相揜以思邈為知道者殆乎崇術以妨道者與夫君子之膽以從心也君子之知以審行也故剛無所屈柔無所忤方無所往圓無所因苟用必極無用半而止之術也乃君子之柔所以剛也君子之圓所以方也柔之而益剛圓之而益方變化屈伸以期行其志膽不狂心不怠智不流行不滯隨時消息以保其貞無分用而屢遷之術也故君子者知剛而已矣不知柔也知方而已矣不知圓也時在柔而柔以為剛時在圓而圓以為方志定久矣志定則貞勝貞勝則貞觀貞觀則大大則久久而不渝雖以之處衰世保令名亦道而已矣美術之高哉此衛武之所以奮而不失其正也唯裕也是以可久唯密也是以自得自得以行其志而久不迫可以為天子之大臣矣考樂之碩人所以為碩也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則用而天下受其福不用而天下不激其禍天下之所激未足以任天下也賢者激而相助為己甚不肖者激而相附以行其私藏身林壑之下且以激天下而起戎徐穉范滂以之而貞凶况持榮人福人之柄以用當世者哉碩人之寬規之遠也永矢勿告懷道必行而不為之名也不肖者消賢者安之也三代而降其唯李沆乎函天下而不寵其智勇聽天下而不喪其樞機宋乃以之蒙數世之安故碩人者正己而有光輝者也

齊相競鄭相狎衛相棄三者成乎風而君臣朋友夫婦之倫大數雖然尤莫數乎其相棄也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競相陵狎相侮胥棄之所自生雖然尤莫棄乎其有挾也衛之相棄衛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際無之而不有挾也彼之情君挾勢臣挾能友挾力人理盡矣未有夫婦而挾者也悍婦之情競艷妻之情狎婦道止矣未有以挾而求固者也而衛之婦人上自宮闈下迄主實賢者妬者奔者無之而不挾嗚呼容色之飾族姓之榮姻婭之勢魚羹之資有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之遷食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於婦人而一相齟齬磨言申說以相詰苟其有丈夫之情而不為之刺骨者鮮矣况夫終風之主洗滯之夫二三之士而欲其相容以相保也烏可得哉何知仁義貨賄而已矣何知綱繆脅持而已矣故石碣以給子立義禮至以殺友銘功元咍以詒君見直子縛以黨姦守信質者且然而其下又可知己夫莊善者所謂賢也碩人之挾富豔與氓之詩一爾其挾同其見棄同



未見其愈也

性非學得故道不相謀道不相襲矣巧笑佩玉檜楫松舟竹竿之女不襲柏舟稱其情而美損哉果有情者未有襲焉者也地不襲矣時不襲矣所接之人所持之己不襲矣夫非終風子非擊鼓坦然於不見禮者之側而緩緩需其藉亦自處之道也果有情者亦稱其所觸而已矣觸而有其不可道焉惡能貨色笑而違心以為度觸而有其可道孰得吾之色笑而禁之乎無大故而激不相及而憂私憤而以公理為之辭可以有待而早自困耳食鮑焦申徒狄屈平之風而呻吟不以其病凡此者惡足以言性情哉匹夫之婢婢而已矣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

木瓜得以為厚乎以木瓜為厚而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償之有餘懷焉薄施而厚償之有餘矜焉故以瓊瑤絮大瓜而木瓜之薄見矣以木瓜絮瓊瑤而瓊瑤之厚足以矜矣見薄於彼見厚於此早以挾匪報之心而責其後故天下之工於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從而矜之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報之量則已逾矣好者兩相好者也夫安得不更與我而永好乎授之以好而不稱其求憎惡仍之而無嫌聊以聞塞夫人之口則瓊瑤之用持天下而反操其左契險矣非術燬之陰慮孰能為此哉故當從齊桓死而伐其國滅邢爭宮南嚮親楚而決背中夏曰吾之報已逾量矣恩盡而為我之所為矣嗚呼此衛之所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矣

王風

非時以令之迫促以期之無老弱遠近箕斂以會之三浮而上之役一者民不啻於役二也稍餽之給上不能偏頒而假之有司有司又不能偏頒而假之胥長上之頒者十役之受頒者不二也上曰吾固有以頒之矣即多役之而猶民之候疆侯以也於是而役之心不為之懲止大役則有大飽大飽則有大困上無經下無藝農避而廢耕女怨而廢織雖有薄賦固無能供而上且不給於稍餽未有能薄其賦者也嗚呼竭民力絕民性惜民心迄乎役繁而盡矣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為之期也雖欲期之而不得也東周之失民宜其亡矣秦隋蒙古之瓦解賦未嘗增天下毒悶胥此也夫

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下怒其上以報怨怨以益怒始於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絕矣夫詩以言情也情天下之情於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矣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雖怨怒而當其情實如其不相知也則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怨無己而被之以惡名下惡死耳下怨勞耳而上名之曰姦上惡危耳上惡亡耳而下名之曰私姦私之名顯於相謫則民日死而不見死國日危而不見危危倫一日之自遂沈酣寤寐淫肌髓而不自持也故曰流而不反也周之成申許何成乎憂危亡耳能通王漢上割濮地宣王征而不服平王遷而益逼微申許之成則楚晉加於王城屈伸聞耳矣周不振諸侯不勤息鄧不固申許之成未可以日月計而其詩曰曷月予還歸哉然則撤戍卒啟荆尸觀兵三川而遷九鼎但得偷安一日之歸也周之民所弗恤矣敵加於枕席王危如晨露民已漠然不相知顧以懷歸之情遷怨為名而誹之曰念母夫平王亦不幸而甥於申耳如其不然而抑又何以為之名邪乃氏之偷也苟欲為之名何患其無名也故民之死非民自死上死之也君之亡非君自亡民亡之也諸侯不相靖大夫不相勤庶人師師為名以交謗是以盤庚致怒浮言而君子聽之以平上下之情有君子于役之勞則有揚之水之怨有揚之水之怨則有免爰之怒下叛而無心上刑而無紀流散不止夫婦道苦父母無恆交謗以成乎哀周情湯而無所輯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

我生之初不問而知非幽王之世也平王立國於東魯鄭輔之齊宋不敢逆民雖勞怨猶有繾綣之情焉迄乎桓王而後忠厚之澤斬矣故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於是乎託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桓王也嗚呼弱而自強者興弱而自靖者存其亡也弱而詐者也天地之道剛主柔天地之化柔屈剛坎而有尚維心亨者剛濟險也蒙而有功初筮吉者柔信剛也已弱而詐蒙而行乎險詐與詐感天下胥詐而已固不敵矣免之所以爰爰也詐屈於羣詐而伸於顛蒙難之所以罹羅也平王弱而情見桓王弱而情隱我生之初尚無為周之遺民思平王而歌之而桓王甚矣

無事謂他人而父之無事謂他人而母之無事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淫也迫則謂他人而父之迫則謂他人而母之迫則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窮也兄弟不力而親他人他人不情而思兄弟罷民之變也淫必窮窮必變變而不







理之絕而欲冒直之名是相獎以禽名而不知底止陳其詩觀其風惡之無庸懲之無術而君子懼矣將仲子之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不能終畏而猶存乎畏也褻裳之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有人之心者其能為此言哉禽鳴之無能譯也如有能譯之者吾億其且不忍出諸喙也女無忌於閨士無忌於庭小人無忌於國君子無忌於廷於是而以事主則忽矣儀豐唯所君矣於是而以交鄰則齊晉秦楚唯所戴矣其執政之言曰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其女子之言曰人盡夫也面相覲心相揭仰不見天俯不見人雖有君子亦惡從而治之

抱賢人之心者豈能有加乎亡損而已矣賢人者賢於人者也但賢於人無賢於己視諸人之不賢而見賢視諸人之賢而亦何邪故序雜鳴之詩者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君子亦猶是度焉耳風雨淒淒雞鳴喑喑於淒淒而見喑喑之為賢也藉不淒淒而喑喑固未有賢也流俗淫風雨而損其鳴中土厲風雨而增其鳴二去相去無幾何也胥改度也且夫厲風雨而增其鳴則是未有風雨而不能鳴矣以無能鳴之材偶值乎風雨而一鳴鳴而激激而已甚再而衰三而竭誰昔之心亦孰與聞之故其卒章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其不已而自不容已故可下試之屈下試之伸抑可久以處約長以處樂度存焉耳固無度而欲賢春濤之水壯於洪濤立而俟其涸亦奚待夫再三乎國貧以危其民亂國富以安其民淫將欲止亂則勿使民貧而皆以安將欲止淫抑勿使民富而試之危乎此弗待有識者而知其不可則奚以不可耶曰國富以安而民淫非果富而能安也貧之末著而危僅未亡也貧未著不可謂不貧危未亡不可謂不危中虛而外不戢尚有其生而無以自遂故淫生焉則鄭是已鄭新造於號檣之虛地四達而賦繁莊公寤生樂兵亟戰忽突內訌齊楚外偏所不貧者免於道殣已爾所未危者免於易子析骸已爾使果其富而能安也則靜好之樂取之室家餘於欲而修其理矣以淫哉室家不足莫能自樂愛日而玩之流湯其思死且不恤貧與危無與為警而偷以淫焉奚待之安富之餘也且民之相蕩也始於相睡民之相睡也始於相恤鄭之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相恤也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相睡也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相蕩也始乎憂其無以自保中乎憂其無以自固終乎憂其無以自愉君子相恤而睡於廷細人相恤而睡於屯戍郊場之間淫人相恤而暴之言者不慚聞者不警於是而抑為之虛聲以相脅未能行而如其行且將曰吾以率吾直也嗚呼人理絕矣人

睡於蔓草水蘭之次魚之响鳥之集蟲之蟻聚以崇朝而樂以今夕孰義與禮之足生其愧心乎故為國者勿俾其民有相恤之心而亂與淫交戰矣人之有情也變則通通則放猶天之有氣也喜與樂通怒與哀放秋凜而冬慄金肅而水淒始於怒者成乎哀猶之乎始於喜者成乎樂也喜則見得見得則甯甯則戰戰必以禮故樂配夏而神禮怒則見不得見不得則激激則悲悲則寒寒承秋而行水水者相比而流者也寒而求煖歆於翁比以自溫非固溫也私相溫者也私相溫是以成乎淫也而貧與危之相恤當之是以先王審情之變以風防之欲審其情必豐其生樂足不淫而禮行焉惡在乎哉淫者之靳予以安富邪故善治心者廣居以自息善治民者廣生以息民民有所息勿相恤而志凝焉進治容曼音於其耳目之前視之若已饜之餘肉而又奚淫



君子與君子言情無嫌於相示也君子與小人言非情而無以感之也小人與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將欲與之言固其情而盡之不得其情不可盡也將欲與之言匿其情而正之苟非其情非所匿也言言而欲其聽不以其情嫌於不相知而置之也言之而為可聽不自以其情彼將謂我之有別情而相媚也故曰詩達情達人之情必先自達其情與之為相知而無別情之可疑則甘有與甘苦有與苦我不甘人之苦而苦人之甘人亦不得而苦之矣雖鳴之哲婦自達其情曰甘與子同夢故以婦人而感君子也有餘不自匿而已矣故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見情若無匿情者也是故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釋氏窒情而天下賊思猖狂以果報怖天下天下怖而不知善之樂徒賊也而莫救乎

鄭之詩能使人思齊之詩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淫淫也猶相保而弗相棄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性有餘而意不倦也思而不能使人思作而不能使人作雖以正而國罔與圖功故還之僂好無異於清人之翱翔而哀樂異音哀王異氣安危異效齊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勞而摟諸侯如拾也鄭無感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遽而成君子弗為樹夫遽之未足有成也所惡於遽者惡其弗能待也尤惡其弗能擇也至於弗擇而人道之不廢勉矣柳未嘗不可為樊也不擇而見可焉擇而後見不可焉遽於樊而不患天下之無柳遽於仁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愛遽於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惡遽於名而不患天下之無可罔遽於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奪遽於食而不患天下之無可饕遽於色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奔推至其極諸兒之禽行亦未嘗不為樊而但無擇於柳也故諸兒之禽行遽焉耳贏政之并吞遽焉耳陳仲子之哇其母食遽焉耳墨翟之重研止攻遽焉耳釋氏之投崖斷臂遽焉耳天下有遽食遽色而野人禽天下有遽仁遽義而子禽遽道愈工人道愈廢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憂狂夫之無擇也

何謂瞿瞿目方注之心遽營之心期成之目數奔之居素而若驚未觀而先效忘遠而亟攻其近方為輒輒用其疑



是之謂瞿瞿也嗚呼齊晉之霸齊此道焉而已而晉之霸也天下取必一戰而不俟再將欲觀王而驚畏以卻與秦同仇而中道相猜晉之所以霸齊之所以不崩也齊以瞿瞿為狂晉以瞿瞿為良是非舛而崇尚異故君子當晉文之世思齊桓焉

震物於所思示下以不測先事而早計數驚而不告勞可謂能人之所不能矣能人之所不能者自君子觀之多見其不能也不能乎仁乃侈乎愛不能乎智乃尚乎營不能乎儉乃矜乎吝不能乎勤乃儉乎勞不夙則莫儉勞之謂也即以知其不能夙夜也震天下者莫尚乎雷撓天下者莫尚乎風風行於上雷動於下恒而已矣故天下之至勤者莫勤於恒也作一日之氣以漸用之終月而終月逸作一歲之氣以漸用之終身而終身逸當其勞早有逸心而猶謂其能勤乎王道之不能於是有一切之治聖學之不能於是有一頓悟之宗知此者知魯兩生之可為大臣而陸子靜之未免於自棄也

無田甫田言侯度也故曰人君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節者節其度儉者儉以其度之外也周之遷也山東之勢未動也齊始謀霸得諸侯而求之亟田非其田思非其人惡得而弗刺哉田非其田故莠生焉思非其人故怙恒而不甯焉若夫田其田也勿嫌甫矣思其可思也勿嫌遂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心亦未可不勞也莠亦非可不除也自非侯度之憚王章者惡容慮莠而恤勞乎封建之天下以法為守郡縣之天下以功為守夫苟以功而守天下為天子者無弗功也為天子者無弗功則為天子之心膂股肱者亦無弗功也畏其難避其害釋其愁思憊恬愴忘於咫尺而天下做矣故不善讀甫田之詩而孫綽王羲之桑維翰秦檜之邪說與陵墓且為甫田君親且為遠人莠乃逼生其尸牖不亦悲夫

齊多刺晉多勸刺及於其君牀第之隱兄弟之隱而無釋殆夫許以為直者乎乃夫齊之刺猶刺其君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紀也晉之勸唯恐其不能自張大而獎之以樂相與陰秘以圖其私其志傾故君逐國者也國逐君者也下不能直上正之下未之說上譎之五霸以降之民也下直上以取正下說上相與譎五霸以前之民也諸侯未擅政不能逐民而民逐諸侯猶一王之民而移諸侯故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國逐之也諸者多勸臧亦勸

否亦勸示美於人而相適以私正者多刺隱亦刺顯亦刺無匿惡於天下而不深天下之怨惡故齊桓之霸猶能匡天下是非未亂國可用也管晏與而後譎勸作管仲曰聲色狗馬不足以害霸晏嬰始為譎諫以為流淳于冕之滑稽而齊喪齊其矣齊晉交獎以譎中分天下而三代道直乃亡故孟子羞稱管仲惡其逐天下也

魏風

責人以所難能更問其能堪而後為之乎弗獎天下以所苟難更問其必不能堪而後已之乎苟所難能而必為忍凍餒蹈白刃而義不辭也苟所不必為而已之耳目可用肌體可任而禮已為之節矣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誠可矣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誠可矣於是乎導天下以廢禮而有餘故莫患乎誠可其不可而誠不可者弗與焉何也誠不可者如牛之不可乘馬之不可服雖有暴人莫有易之者天道顯而人為隱矣唯不可而或亦誠可其始疑之其繼試之其終習之以野人之可君子以一夫之可天下以與須之可終身於是用情而不用道用獨而不用眾用乍而不用恒遂以破天下之典禮而人道廢矣是以先王以君子謀野人不以野人謀君子以天下均一夫不以一夫均天下以終身貞須更不以須更貞終身事有可而不可經之以禮以靖之定其常也情有不可而不可匡之以義以作之調其變也勤力勿視手足聰明勿視耳目辯慧勿視心思先王乃以人道齊天下而不唯天之齊何也天之所齊不待齊也天之所勿齊不可齊也唯其可堪而堪之已焉已勞而堪矣為之矣則將恣其所堪而堪矣趙子胡服騎射堪矣秦之師吏焚經堪矣南郭子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堪矣西竺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堪矣乃至孫皓蕭子業之刺人雖人堪矣楊廣孟昶之淫為樓寶為溺器堪矣以堪而可之以可而遂為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奚為其不可哉

人心之大防不可而已其後莫能防也千古之所不可者習而積之以為不可因而無見可者焉一旦知之而彷彿以為可未敢信也行也然而嘗試之矣迨其行之因見可焉情未安也乃行而習之矣習之而弗安之情日消安之情日長則情已逐情之既逐遂惡其所美而美其所惡夫誠惡其所美而能弗美其所惡者其餘凡幾哉葛屨之履霜女手之縫裳固不可者而若無不可固不可者人習之若無不可者人弗知焉耳一旦而曰可矣可者猶僅



可與猶較量於彼此之交而亦可與未敢以為美也乃甫可之旋美之已美之無所不用其美之無度焉嗚其利也如英焉如玉焉於其容矣夫以為利之可咀猶其情之實而事之抑然乎迨於以利毀度者無殊於賤猶將於之以為容於是乎等威儀度文章之威皆且見不美焉而情樂去之嗚呼人背其本情遷其性一潰其不可之防而莫之能救有如斯夫先王勞之千載而僅以成後人淫之一旦而疾以敗故曰防民猶防水也一蟻之穴千里之溢無能禁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莫不有其說焉有說則可知矣可知則可行矣可行則見美而忘惡據惡以為美馴致之而無所不至矣汾沮洳之詩猶見異焉君子以為漸滅之未盡也然而危矣

嗚呼人之相枝也實有已哉細人之媚細人也以利無怪乎其相枝也何也利可以枝得者也細人之媚君子也以名胡為乎其相枝也何也名不可以枝得者也故曰作偽心勞日拙苟拙矣細人之名終不可增君子之名終不可替如沃水於沸膏之鑊而益之鹹焉耳雖然其苟有枝之心則不患其無辭謂申椒之不芳非申椒之不可使不芳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猶兩存之辭也謂士也驕而士無所辭矣夷齊無所驕則不餓鮑焦無所驕則不枯申徒狄無所驕則不沈劉向無所驕則不斥岳飛無所驕則不誅謝翱鄭思肖無所驕則不悲其驕也夫豈以意而驕哉憂之無所於控而憤盈以發也憤盈以發無讓於人皎然與日月爭光而天下之不為其凌轢者鮮矣授之驕之時者天也激之驕之勢者細人也士何樂於驕而亦奚必辭驕以為名哉細人之枝久矣其猶輕蓬之扣洪鐘矣

甘苦之數力為輕情為重獨心之悽惻又不如相與為情者之難忘也故上之使下用其力可以義責也用其情不可以義責也可以義責雖致之勞而或忘之即致之死而或忘之所難忘者恤其勞恤其死者之情也所尤難忘者方勞而念人之勞且死而念人之恤其死之情也故力以獨用而或甘其苦情以互用而甘者益甘苦者益苦如之何其可忘哉行復無已可以悲矣未也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而生其悽惻悲矣猶未劇也念父母兄弟之恤其勞恤其死而後悲不可以絕悲不可絕而尚責其不已德乎嗚呼君子之使民如借重此焉耳矣

陸帖父母兄弟之情也杖杜夫婦之情也然則魏役人之情貞於先王之世乎先王之役民也勞事而恤其勞死事而免其死民之勞以死也寡父母兄弟無憂焉日月舟木之惑聞中之燕婉而已矣國削民困夫婦之道苦於其役也父母不忍其子之勞兄不保弟之死而婦人厭貧勞以忍於相棄所繇異乎嗚呼夫婦之思私也先王猶重用之代言其戚父母兄弟之思貞也君不聞帥不知子然悽愴於岵岵之上人窮反本而思以貞民其無生之氣矣誦碩鼠而知封建之仁天下無已也國無恒治無恒不治三代之季教衰政圯權蘇其民亦或棘矣三歲實之而君民之義絕則負未携幣以之於他國猶有樂土之適我所也居其國則其君其國則利有其民踰疆而至者保之其唯恐其不留追攝不加而授田之產不失猶是一王之士而民固不以叛為罪故暴君汗一腹削其民者民無死焉嗚呼秦并天下守令浮處其上而民非其民君淫於上執政秉銜者乾沒於廷以法為課最更無不法者矣以賦為羔鴈吏無不昧者矣草食露處質子鬻妻園土經年而偶一逸無所往也且出疆更符夕至稍有逆者亦莫與授田而且為豪石之強食矣將奚往哉一日未死一日寄命於碩鼠也漢之小廉二帝而已宋之小廉六十年而已過此以往二十年之間一游昇之毅中聽其張弛而又以胡亥石虎高洋宇文贇楊廣朱温女直蒙古之饕噬噬天地之生幾無餘矣不亦痛乎

唐風

方憂而思樂方樂而思憂無定情而已矣故以蟋蟀之詩為有陶唐氏之風者吾不知也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不虞其憂之已盛樂之已極也然而天下已相安於憂樂鼓之舞之使之自得服耜牽車酒醴通焉庸詎以日月之不我假而思自佚乎張之弛之並行不悖也其有餘以待事起庸詎稍自釋而遽若驚乎何也憂事近利樂事近欲聖人憚納其民與利於欲也故以樂文憂而後不迫民於利寓憂於樂而後不蕩民於欲是其民無一日之瞿瞿焉適然而已矣今者不樂日月其除則前乎此者皆非其樂也又曰好樂無荒苟其樂焉而即乎荒也於憂而見樂渴而望乎甘泉吾不知其所自戢矣於樂之時而有憂且必舍樂而後得免於憂自非大利以奪其情抑將何挾以制其欲哉我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為樂以利為良民之不疾入於亂幾幾何而奚望其有固情哉故憂樂相涵利欲相競相涵則一相競則疑疑而無以為之制則

王船山經史論

詩廣傳卷二

三



瞿瞿而善其崇利以求欲也不知所止國之不幸也奚陶唐氏之風云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業已有侈心而姑從而奢之非人之甚細者不能故君子之儉惡奢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奢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奢而悲之以死也然而姑從而奢之為利害而已矣為利害而悲之以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蔑不為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言莫心之瞿瞿也人有其心音有莫寧言而國為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為狂晉以瞿瞿為良莫氣流於國而國不可旦三晉之士為天下鄙允矣

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為恒相奪以為恒則互疑而不釋夫然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讐也有車馬而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代之時逸勢去自死於弱決為他人之所奪據昌言以相勸免而不慙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其廬舍妻子殆猶即且蟻帶之聚於一室也故翼沃相利獻公之九子相吞先狐胥卻樂趙首范韓魏相鬪習為恤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固以為良也孰謂陶唐氏之有此哉

憂之亟者窺之者眾護之甚者媚之者深固綱以墨自賊范以密自割俾有車馬而馳驅之有衣裳而曳婁之有鐘鼓而考伐之天下之忌奪亦消矣未死而憂死未有人而如他人之在其蕭牆死而不為他人有者未之有也秦防胡而失隴首宋防疆臣而失之塞外業已謂之他人則未審其為誰氏之子而奚從防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璧無罪而懷之者罪也

不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愚也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詐也人莫不惡人之詐已而恒與詐者親雄猜者弗能免庸庸者弗能已曹孟德疑殺異己而失之司馬懿唐太宗厚為子計而失之李世勣智能弗逮哉好密謀者敢與密者言情知其不可揜而猶謂之誠愚也於是而詐者讐矣楊之水白石齟齬水不為石揜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又異揜哉曲沃之君臣相惡以密而私相喜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權姦也

合之易則感之也不摯合之易則受之也不驚其摯可任也其驚不可長也綱繆束新束之勞也三星在天見之偶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驚喜而悅以摯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驚以摯而不知所裁也嗚呼君臣朋友夫婦之交

其合也順易則恒見輕焉其合也艱難則恒見重焉見輕而知慎見重而能自守者鮮矣太公望而立乎文王之廷不憂其無如文王何也管仲囚而立乎桓公之廷不憂其無如桓公何也越石父繫而登乎晏嬰之堂不憂其無如晏嬰何也故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占坦坦焉雖履虎尾猶其素也而後可以受物而不驚綱繆以束之而薪無故合乃以憂貞之不夙其亦晚矣

彈人之力而不為之所人力彈而不恤其亡亡人之國而遂意以趨新王行以之排牆而死况為天子而宰制天下者乎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翼惡之事晉亦德矣取僅存之國使之重役之久竭其財力而奪其父母之養外迫內亟沃坐收之而周已逐而嚮沃翼之臣呼天以告其怨不可任也沃之君臣察利而驕何望其更敦臣節哉嗚呼此桓王所以召傷肩之辱而春秋於焉託始也豈曰無衣七兮可以無天子矣鴉羽之征人早知出此亦以沃之心為心而不必子之衣以為衣矣奚其存

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其有家而後吾之家固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向我也不淺進而導之以道則王即此而用之則霸雖無道猶足以霸而况於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於中谷晉之為政於天下也得之於葛生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綱繆杖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并內號服蒲屈大禮雖頽而卻鼓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德於民也不薄矣

日月相代於前而易其素貞時者也日月相代於前而不能自喻奔亡者也日月相易寒暑疾徐之變有感而必感一至者也上士自教其天而不因天之天中士靜息以尚其事而不爽天之天淫於情者浮用其情而以血氣之遷流為消長弗顧天矣夏之日冬之夜可感而感不爽君子是以知其用情者者壹而非淫也

過於信則靡過於不信則愎愎以知首陽之果有苓焉否也一須乎自擊而目之至也有涯櫛櫛然取人言而一再思之而寡不給於治眾司聽者其窮乎雖然有道矣言之至於吾前而為吾之臧否得失言也雖其弗然勿可遽弗然之也言之至於吾前而為人之臧否得失言之也雖非弗然勿可遽然之也故君子治己以天下不聽己也而亡乎慎治天下以己不能人也而亡乎靡諫入而護不張其過焉者鮮矣故吾將采苓而或導我於首陽焉雖不得苓



未嘗有失答也而況乎其得答也則諫行矣吾將索於人而或證首陽之有以俾我之求之也聽之求焉雖或得  
答而不能繼也而況乎固其不得也則說張矣大發舍已而共驩之靖言無能震師或用此道與

秦風

秦無燕婉寤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  
東之國禽婚多聚舉天下而為一隅固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  
況細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沂渭之交河山之東天府之國民腴而血  
氣充又惡能盡閉者盡啟此則閉之彼矣而亦因乎其時故昔者公劉之民嘗饑矣因乎戎而駭戾未革也周之先  
王聞之於殺伐而啟之於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為天下仁也達乎幽厲之世民已積養而極  
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察之遂閉之於情欲而啟之於殺伐於是其民駭戾復作而忘其極淫婦人且將  
競焉秦風所以為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啟  
也六四曰括囊言閉也无咎无譽其猶蹇乎雖然一啟一閉之間強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消滿大可見矣  
漢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思之作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婉雖以李陵之駭息夫  
躬之房猶然其無促絞也三唐之昨迫矯而無餘思雖北里南部之淫媒且有殺伐之氣焉故不得於周無實於漢  
不得於漢無實於秦與唐勿足尚也韓退之何知以其車鄰駟鐵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於傲辟褊刻之守而  
為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掣機亦以起二南之衰與

唯不智故不仁唯不智故愈義唯不智故獲禮何也仁義禮智順道也履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仁而天下歸之  
義而天下服之禮而天下敬之不世之功非常之業無取必之勢而坐獲之不與非智者孰能知此哉疑夫順求之  
而不得者未嘗求之順則必疑夫順求之不得矣未嘗求之順也未嘗求之無從知之不智也未嘗求之而先疑之  
尤不知也故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矚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矣溯洄  
從之宛在水中央也使早知此胡為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洄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  
而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攤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窮宛在矣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  
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故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國之增而始帝也王宛  
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間交臂失之而孰與為理乎無已則逆以取之  
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  
智也兼段之詩刺之早矣

回環勞止而不得淡然放意而得之為此說者取矣遠之於學妙悟為宗謂夫從事於阻長之塗者舉可廢也吾無  
以知教意者之果得否也吾抑無知勞止者之徒勞否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此未嘗勞而告勞者  
也魚網之設鴻則麗之不期鴻而得鴻此夫自以為得而固非得也嗚呼必如為兼段之詩而後可溯洄而游乎周  
道之有難逆而易求故也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人憚溯洄之阻長而放意以幸一日之宛在是其於道將終身而不  
得乃以遂一旦之頭光於有過於兼段縹緲之間將孰欺哉

知不我庸而固懷之有懷不釋而尤責其不我庸也晨風之詩厚矣嗚呼東周以之降諸侯能擊人心者秦楚而已  
矣齊晉之不能然而况狂以失民者乎繼晨風而作者唯屈氏之騷也知不我庸而忽然捐何之此都之必懷而欽  
欽以如醉邪無已為近關之姑出與無已為木門之織紉與無以為綿上之自焚與皆可以釋其憂而不釋貧不閑  
賤不恥屈辱而不離得其國之心如此胡憂其不為天下雄也蓋楚秦者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  
也人心迨於秦楚而齊晉不知抑奚以永其霸哉

語有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非君子之言游士之以會辱主而邀其養者也故置夏屋之怨於不恤而秦乃以雄  
長於天下歎四筵而哀不飽者亦惡足與承權輿哉虛其國疲其民而以養其親仁者弗為也虛其國疲其民以養  
其狗馬稍有人之心者弗為也游士之視其親也相去何若而脩其冠劍多其談詭矜其夸捷以娛人主於稊題之  
下其視狗馬也亦無幾矣故湯之得伊尹得一人爾已武丁之得傅說得一人爾已文王之得尚父得一人爾已未  
聞其苟食於我者之必終以得飽也秦穆之得人得百里奚爾已奚與余固不為無餘嗟而秦亦未嘗



俾之以不飽終也是故天子而矜好士之名則天爵淫諸侯而矜好士之名則國人困卿大夫而矜好士之名則臣節虧處士而矜好士之名則士行穢無已而曰得士者昌得則明夷不食之士也非得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士也夏屋怨而不恤秦之為天下雄長宜矣夫秦之不恤其怨而何為以夏屋始邪曰此則秦人之讓也夏屋以誘之來不飽以困之而不得去游士不能亂吾之國而抑不能持吾之陰事走諸侯以相難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為秦人戒則其民趨實去華而益勤於耕戰君子惡秦人之讓而於此有取焉曰此以不飽為嗟者雖讓之可也陳風

有澹而易足者焉為君子易而非即君子也為君子易是以君子獎之非即君子是以君子尤弗尚之獎其澹也非獎其薄也聊且者薄之心也吾懼夫薄於欲者之亦薄於理薄於以身受天下者之薄於以身天下任者故嚴子陵之重辭光武吾弗知之矣邵康節之不任咸宋吾弗知之矣猶之乎王仲淹之為隋出吾弗知之也將無其有聊且之心與是故天地之產皆有所用飲食男女皆有所貞君子敬天地之產而秩以其分重飲食男女之辨而協以其安苟其食魚則以河魴為美亦惡得而弗河魴哉苟其娶妻則以齊姜為正亦惡得而弗齊姜哉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澹澹用天下而不欲其薄為君子者無難無易慎為之而已矣君子無妄富亦無妄貧亦無妄賤無妄生亦無妄死富貴而生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貧賤而死亦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以其貧成天下之大義以其賤成天下之大仁以其死成天下之大勇非其情之苟可以勝而遂樂為之也故君子之用貧賤與死尤慎之矣苟可以勝而遂樂為之幸其可以勝貧賤而樂貧賤也藉其但可以勝富貴而遂樂富貴乎陳之俗偷矣唯其身心之可勝而不擇是以君子陋之而知其國之必亡衛門雖賢苟可之心猶是心夫其貞士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其淫人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降其志以從康降其情以從欲均之乎降而貞士之去淫人也無幾矣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殆哉其不以鳥之欣為欣矣雖然若陶情節者非齊姜宋子而寧無娶者也東門之池不屑染其管麻久矣然則廬吾廬也愛吾愛也有以愛而非苟可而遽可之也乎

奚以知人之終為禽獸也遽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馬小人幼馬禽獸驅馬君子寧馬小人營馬禽獸奔馬奔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言莫有或懲之者矣月之出汨滯而促即也株林之迫迫而子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況泄治乎

檜風

君之得也夫其失也亦大忠臣誼士之爭於君也夫而後其國可為也以羔裘為失而檜君之失微矣即不羔羔裘為失而其得亦微矣西周毀東國偪王子友懷膺而睥睨之雖以高貴鄉公之才唐昭宗之志未有能救其危亡者也有土之君而衣服之繫以為罪必其無罪也不已難乎為之臣者其致死之日矣而豈其猶未也故聞以憂而益其思者未聞以憂而釋其思者也中心悼之而釋其思檜人之志變矣志變而翹其君之小失以謝其扶傾之無力亡檜者檜之所謂忠臣誼士也非盡檜君之罪也

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周道因人情而禮行奪人之情而不得伸而後道之喪也無餘檜亡於東周之前而三年之喪先亡此幽厲之所為傷周道也悲夫情在而禮亡情未亡也禮亡而情在禮猶可存也禮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魯秉禮之國也宰子學於聖人者也忽然釋其蘊結雖有可與同歸者而不樂與之同迷而不復素冠之刺不作更何望於天下哉河北之割據也百年之衣冠禮樂淪喪無餘而後燕雲十六州戴契丹而不恥故拂情復禮人始見而驚之矣繼而不得已而因之既久而順以忘也悲夫吾懼日月之逾邁而天下順之漸漬之久求中心之蘊結者殆無其人與蘊結者天地之孤氣也君子可生可死而不可忘慎守此也

忠臣之戴君非為己之無恃以而存戴之也無所恃而迫於危亡然後生其忠愛之心何生心之已晚也疆結者乖亂以為利而我不能利法度圯聲援絕無所恃賴以自存於是而生其忠愛勢驅之爾悲夫西周之且亡懷之者檜而已矣檜而能如齊晉秦楚與吾不能保其澆釜之心也於溪而求魚唯患水之不濁矣於釜而烹魚唯患水之不清矣亂流而網佐饗而思嘗周之下國莫不以周為利者周之不二也幾何哉故曰孝衰於妻子言踐於急難未有



妻子而孝不保其不孝也急難而踐其言不保其平安也禮奪於鄭禮之臣子無能殉焉亦莫足與事周哉

曹風

奚以為曹蔚也歟然而與歟然而止初終不相踐而面相欺也歟然而合歟然而離情窮於達旦而不能固也醫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視聽也棘乎其相傷而行相奪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警尤庸主之所宜忌矣奚以為婉孌也詞有切而不暴也言色違而弗能舍也約身自束而不踰分以相奪也合則喜離則憂專壹其依而唯恐不相獲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求尤庸主之所宜親矣然而辱庸之主恒親其會爵而忌其婉孌欺之露子而不憤困之不伸而不激奪之而不妬彼情已叛貞人流涕以謀而猶不能自決然則辱庸之主非徒其任情而失理也矯情之所愛而憎之矯情之所憎而愛之悻悻其不能堪而附之如漆諱其矣故曰辱庸之主溺愛以保姦回通之臣飾好以媚上非通論也張禹傳而元帝不能其伸尊杜欽谷永庸而成帝不能諱其過安祿山寵而元宗不能遠其偏仇士良重而文宗不能安其寢秦檜相而高宗之及不釋於鞬賈似道重而度宗之膝屢屈於廷其誠甘之其競下之其僭讓之其給聽之斂躬屏氣而思柔焉舉明君諷辟之以敬元臣信貞士者不能過也然則庸主之保姦其矯情亦甚矣然而終如彼者何也人能違其情之所不安而不能依乎才之所不逮有曹蔚之主則必親會爵之臣才相近而弗論其情也警魏徵之斌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過人者徵與遂良亦惡能與曹蔚之子爭一朝之飢飽哉老聃術而已矣奚知道哉其言曰天道如張弓然高者抑之下者亢之是以知其以術與天下相持而非道也君子均其心以均天下而不憂天下之不均况天道乎鳴鳩之七子有長者焉有稚者焉有壯者焉有羸者焉有貧者焉有儉者焉有競者焉有柔者焉我知朝從上下而暮從上下是以其議一也我不知強以多求者之抑而貴之弱以寡求者之亢而豐之也是以其儀一也故曰天無愛聖人無為君子無爭屑屑然取百物之高下而軒輊之而天困矣營營然取百官之敏鈍而寬嚴之而王者德矣銖銖然取百姓之有餘不足而予奪之而君子棘矣抑者目下亢者日高而又不能不易其道是天下且均而開之以不均也故復多益寡者謙也謙者德之柄也德之柄雖猶德與其去術不遠矣操柄以待天下謙雖吉君子以為憂患之卦也

背霸非背周也甚乎其以背周也故合周者有獎霸之情焉宋之霸曹國焉晉之霸曹入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曹易為其思霸邪曰晉宋之霸非邠之霸也感晉宋而思邠曹殆為霸感也而抑不然音者狄滅刑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卻狄南卻楚而曹安於中舍邠伯其不能為曹之陰兩乎曹元宋宋乃凌之曹干晉晉乃翦之雖邠伯其能聽曹之暱楚而背中夏乎故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因于霸以通於王未聞即乎楚而求免於霸也犯霸即楚為天下僂犯大難者必以其身為僂先曹之君子能勿憂乎力小而犯大志不而敗羣比之上曰比之无首凶无首而比比匪人而已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欲無之也

幽風

聖人之於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於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高明者天之體也敦厚者地之用也故曰聖人配天地無私配天廣生配地聖人之所以為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故得其道則為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王至其道以有家六四之富非其所恤矣失其道則為旅之初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志幽窮困瑣瑣以營之而不知即此之取災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得其道則為節之五曰甘節臨往有尚制數立度阜財以安民無往而非功也失其道則為豐之上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覲凶高明而簡略翔天際而不近人情凡民之家非其家焉凡民之人非其人焉上下不相覲而凶矣昔者孔子不得於衛去而適陳絕糧於道陳之去衛非有千里之遙也裏糧不宿餒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為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為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土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為家計者而然也則南敵之鄙夫矣故曰為人君者惠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為人臣者惠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為人臣而細以親利則忘乎忠為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為天下之父母也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洗心也尊而謀卑賢而謀不肖藏也纖細不遺委曲而緻密也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為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古者兵農合一謂即農而無世籍之兵也味者勿營疑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夫兵農之不可合豈人為哉天秩之矣秩之云者殊之以其才也殊之以其情也才不堪則敗情不洽則潰才不堪而情洽之猶可勉也情不洽雖才之堪弗能用也故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合兵於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悅而作之達其情而通之以所必感一也然而已異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者也而樸者多得之於飲食佻者多得之於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之者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洪農而狂之矣有勤農焉必不受也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有悍兵焉必不受也如其受與則必其情農與其偷兵乎故曰情之不洽雖其才之堪而弗能用是故聖人勞之必異其情唯其情之異而不可強也情異而才遷才異而功不相謀古之人因情以用才因才以起功農專而勤兵專而精無事富疆而天下自競道之不易也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豈可強哉豈可強哉

有識之心而推諸務者焉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與言情矣天地之際新故之迹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色形於吾身以外者化也生於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淳然興矣有敦瓜苦蒸在粟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俯仰之間幾必通也天化人心之所為紹也  
不毗於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憂樂之不毗非其忘憂樂也然而通天下之志而無蔽以是知憂樂之固無蔽而可為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惟毗於憂則不通天下之樂毗於其所憂則不通天下之所憂毗於憂而所憂者乍釋則必毗於樂毗於樂又將不通天下之憂毗於其所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毗也聖人者耳目啟而性情貞情摯而不滯已與物交存而不忘一無蔽焉東山之所以通人之情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也切矣自東而歸其樂也大矣憂之切則專以憂樂之大則湛於樂夫苟憂之專樂之湛所憂之外舉不見憂而矧其見樂所樂之外舉不見樂而矧其見憂獨宿之悲結縞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為爾不忘邪憂之切樂之大而不廢天下不廢爾之憂樂於以見公裕於憂樂而旁通無蔽也且聖人者非獨

能裕於情也其裕於情者裕於理也吾之所急惡知天下之不見緩焉吾之所緩惡知天下之不見急焉吾之所急固非天下之所急者焉吾之所緩固非天下之所緩者焉謂宗社大而行程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於君子之一情而尚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於理未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當憂而生死不易其心然後能博以憂憂而功名不豔其志釋然後能推以樂其憂樂以理斯不廢天下之理其釋憂以即樂也無疑滯之情斯不廢天下之情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為周公矣乎

居高而不傾涉險而不危其唯無疑者乎疑者召疑者也以其獨疑而犯天下之疑疑之數不敵矣數不敵則力不勝力不勝則情不定情不定則先自傾而自危也人情歸我而疑之也必辭之辭之已甚則歸之者不得其故而益堅將必終辭之與人亦將無故而生其失歸之情而我無以自白其心之坦夷坦夷之心不白於天下是將示天下以險也故郭子儀之得全其功名幸也何也避故也東征之士周公哀之而不以拾人心為嫌衮衣之歸東人懷之而不以得人心為說承流言之餘居嫌疑之位恩結於三軍而眾戴之以父母舉無疑焉然則天下亦安有足避者乎雖然抑非霍光冠準之所能與也君子之不疑者退不為斤斤之智而進不為冥冥之度也光準之無疑冥冥已爾冥冥者不審於道之謂也悍妻驕子之不懲服御游宴之不節雖欲焉而不為天下之所疑者亦未有能免者也以道為度則坦而不冥以道為智則知而不精聖人行於憂樂之塗而免於咎無他道而已矣狼跋其胡不能退也載寔其尾不能遂也不能退不能遂身不可恃而世不可知雖非周公亦未能如之何也不能退不能遂智無與擇仁無與較雖周公亦未能如之何也未能如之何而姑安之俟命之至而不喪其度斯足以為聖人矣乎雖然俟命之至而姑安焉必其無可與遂而後可不退也必其無可與退而後可不退也遂之可有功退之固無名而不懼以為定不慮以為靜抑其情制其容色以為不測鎮靜之術東晉諸人以之陸沈天下而不恤又惡足與謀身世哉



詩廣傳卷三

小雅

船山遺書

知千旋有杖之杜之異於鹿鳴者而後可與言君子之情也彼妹者子何以告之是操券之求也彼君子兮嗟肯適我是奔名之邀也遠鹿鳴之三章而後知君子之情陶以天矣陶以天者其先之也不以名其後之也不以實故曰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彼為子桑氏之交者且然况君子者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感其已示而不希其所未示也君子是則是傲固然其則微之而不但遜企以一當也嗚呼斯所以為君子之情與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闕雅之鐘鼓琴瑟鹿鳴之笙瑟簧琴以友以樂以教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以此好德非性其情者孰能此哉

賢君之祿以養其親故致親之身以事其君孰為言此殆非知道者與夫養者子事也非事親之事以養為親之事則將以養為親所待於我之事是謂其親以需養為心而以事之也君子事道小人事親故為人子者苟以養為己之事而不敢謂親之我需惟然則亦惡敢以親之身致之以報養乎致其身以報養抑將質其身以求養為人親者抑將質其子以貴養乎身者親之身也守親之身者事親之事而已矣親與我胥生於天地之間無所逃於君臣之義一也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親事其事而有餘於我成之親事其事而不足於我補之成其有餘故曰爾尚武時周公之猷訓補其不足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嗚呼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亦惟艱哉詎曰以其鼎食易其殺水親心慰而我事畢邪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牡之以勸忠也即以為勸孝也先王不忍以需養之心勞人之子人子而需養之心上承其親亦異乎先王之所求矣

元化無惰急之施君子無迨切之求然而萬物之才盡天下之情輸焉非知道者弗能與也易曰雷雨之動滿盈宜建侯而不寔建侯而猶不甯者亟動之報也不甯而建侯以甯之不動以已而後濟天下之險也故以惰急而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疑以沮以惰急而盡天下之情則天下之情躁以薄非知道者而以求益於天下益天下以險而已矣風之喧日之和雨之泄百昌乃以燿其榮華而不吝儀之潤度之温相感之微群心乃以勸於疇酢而不疑故君子觀於春而知雷雨之盈可乍而不可煩也既既征夫每懷靡及雖靡及焉無終於迨切以求天下也六變如



濡潤也如絲微也其沃暢也其均和也周爰以咨而盡天下之才情愔急之情平矣

能為兄弟之間者非友生也實沈臺昭之變袁譚袁尚蕭繹蕭紀之構貞人摯士固嘗涕洟道之而不可挽也豐隆之成婁子惑之僕妾挑之者不可勝道棠棣之詩頡頏於兄弟友生之間而酌其豐殺不以妒妻逆子點僕煽妾之讒毀為憂而歸咎於友生何也弗豫擬於不肖之途而授以可任之咎君子詞也申今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然且僅為共世子而不足以孝矣况斥其私昵之蠱遂過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勢哉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唯其為君子詞也

古為道也恒斯恒實斯有恒尊矣有恒親矣有恒學矣有恒學斯有恒友矣類之以為尊也尊之以為親也合之以為學也學焉以為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尚賢尊以尚秩親以尚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匪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等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得之學不勞而教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道參三而致一故曰一以貫之也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既有肥壯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越疆之好傲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暴游之情狂儀秦睢澤之譎伎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政圯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群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聖人之於物也登其材不廢其質是故人紀立焉於人也用其質必益以文是故皇極建焉材者非可以為質也質者非可以為文也民之質矣曰用飲食苟異於物而人紀立矣君子之以審人道而建極者不在是草木禽獸之有材疑足以為質矣而未足以為質者資於天而不能自用也故天均之以生殊之以用野人之有質疑亦有其文而未足為文者安於用而不足與幾也故聖人善成其用而不因其幾生天也質人也文所以聖者也禁於未幾之謂豫節於欲流之謂和審微以定命之謂神變化以保和之謂化即事而精義之謂聖故聖人之道因民之質而益焉者莫大乎文文者聖人之所有為也天無為物無為野人安於為而不能為高之不敢妄躋於天甲之不欲取法於野人下之不忍並生於草木而後皇極建焉皇極建於上而後人紀修於下物莫能干焉至哉其為文乎故曰

用飲食民之質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因其自然之幾而無為焉則將以運水搬柴之質為神通妙用之幾禽其人聖其草木而人紀滅矣是以君子慎言質而重言文也

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是周漢各有一成之策也我有以知其未知策也我戎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夫禦夷者誠不可挑之以戰而意於戰以言守則守之心先脆矣誠不可德焉以守而畧於守以言戰則戰之力先枵矣抑以戰為守以守為戰而無固情也故善禦夷者知時而已矣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戰之而不為不信矜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為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為不勇采薇之詩述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以為禦夷之上策矣齊漢武之亟戰猶夫責漢高之不戰殆夫救焚拯溺而為之章程也與往伐悲也來歸愉也往而咏楊柳之依依來而歎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當我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當我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淺人以其偏衷而捷於相取也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當吾之愉有未嘗不可悲者焉目營於一方者之所不見也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雖然不失愉也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因其言不窮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言悲則悴以激言愉則華以暢元稹白居易之一率天下於福促宜夫杜牧之欲施之以刑也

征婦閨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無怨而錄征婦之怨被管絃以奏之廟廷何取乎曰斯以為盛世之音也盛世之怨舍此而無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雷也雅之有出車杖杜也鴻雁作求為此詩而不得矣是故忠臣之憂亂孝子之憂離信友之憂讒慮民之憂死均埋之貞者也而不敵思婦閨房之情下直者其上必枉議論多者其國必傾非議論之傾之也致其議論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為愔急則國家之舒氣盡矣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當不與性相得與欲相用不與理相成與女相宜不與男相稱遂情之動於性遂欲之幾於理遂婦人之懷於君子則陽為陰用而國惡得不傾乎故天地之間幽昵之情未有屬而早已充矣觸鱗而發發乎此而竭乎彼矣先王知其然順以開其罅於男女之際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乃以保舒氣之和平舒氣之和平保則剛氣之莊栗



亦遂矣先王調變之功微矣哉故知陰陽性情男女悲愉治亂之理者而後可與之言詩也

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執末以求其本非即忘本而遺本趨末者託焉故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管商之託辭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為也於是廉恥利而禮樂之實喪迨乎財利盡其心恣淫驕辟乃欲反之於道猶解巨艦之維於三峽資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繇得已且夫廉恥利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厭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為餘未之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為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虞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為計一公私以為藏徹彼此以為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和不決道不備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以知其然也競天下以漁獵之情而物無以長也繇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財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其異於管商之末說亦辨矣故舜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賸豫春容而節之以其候人相天以動而不自知斯南風之所以阜也故魚麗之多也嘉焉耳其旨也偕焉耳其有也時焉耳嗚呼此先王之以廉恥禮樂之情為生物理財之本也奚待物之盛多而後有備禮之心哉

萬物之交必以其氣相致也必以其情相攝也必以其物相求也故有嘉魚而後羣山集維其物也有樛木而後甘瓠繁維其氣也有良陰而後翮雛來維其情也君子之酒不妄施嘉賓之燕不妄受也荷與人道得萬物之良惟斯而已矣或不揣而廣之曰均生也而氣無異均氣也而情無殊均情也而物無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上可交天帝下可以偕乞人然後其慈圖其悲宏其喜廣其捨博行於異類而無礙也悲夫吾知其施畧於蠹黽之窪引蔓於童山之麓翔集於惡木之叢也

之是附其所自顯者而已矣君子曰臣之於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是猶其不可逃者而已矣然則三代之臣胡為其愛天子邪露之降也無所擇於蕭無所擇於非蕭也澹然相遇而不釋而已厚矣蕭之於露也無所得於露無所失於露也感於相即而已淡矣故古之君臣猶是也諸侯之於其國自君其人自有其士矣非其有罪天子不得而奪之非大有功天子不得而進之不得而奪之則忘乎畏不得而進之則忘乎求進無所求退無所畏道不待之以行功不待之以立位不待之以崇行其所無事而笑語相存燕樂相友宜以適其相交之情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夫孰不有笑語燕樂之情而思寫而先王之於其臣僅用此焉則和樂之無吟亦固然矣故以分義言君臣者未足與言仁也古之君臣如父子焉如朋友焉如思婦之於其君子焉無求焉耳誠無求也何所望而不慰何所淡而相疑則又惡論其可逃與否哉嗚呼羈士孤臣七尺之身樂與草木同腐而欲與刀鋸相親彌年彈世而不釋君於懷者即其此藁蕭之情乎非有所求而非有所畏也豫人道之大者也舜之事親瞽瞍底豫豫而已矣豫之四曰勿疑朋盍簪盍其簪而天下不相叛人親其類而禽心息矣嗚呼父子之能豫者吾見亦夥矣况君臣之際乎豫則擊擊則之生死而不忘有藁蕭湛露之樂而後有黍離之哀有黍離之哀而後知藁蕭湛露之樂也故唯其有誠豫也而後有誠戚三代而下誠戚者有矣未嘗聞其有誠豫也上棄禮而下猶未喪其情然而微矣屈平劉向猶宗臣也顏見遠非大臣矣鄭思肖謝翱非臣矣東湖樵夫非士矣疏者戚而戚者之疏可知矣誠戚之屢降而瀕亡也誠豫亡而君道毀誠戚亡而臣道滅人固不親其類而禽氣通吾惡足以知其終哉



寵而以質人之才也質人者得其可質之人而已矣於是而范睢蔡澤嬰敬馬周之流輒以其小辨而試人之國試之而得功名已陋况乎其試而不得則公孫瓚主父偃鄭注亂亡之徒進矣故與其期之也迫不如其無求之也李

沈曰吾不用梅詢曾致堯以報國謂其微功之迫也未至於善我之化者守沈之道猶無失也

名與實非易兼而有者也集天下之大功歛天下之譽望匪周公弗勝然且召公疑之疑之者思以保周公之力也故集天下之大功者恒辭天下之譽望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師者將帥之道也容畜者無所擇於清濁而不必譽望之歸也故聞外之臣不聞清議獨行之士不列帷幕非徒以消盈而崇謙也香不同董花與麝忤味

不同甘蜜與蔥違間外之臣獨行之士各從其類而定互相為用而雜矣嗚呼收疆場之功者而必欲致獨行之譽望以為名知其必薄於功矣抑知其未有得於名矣是故王者以功使功以名使名養功於篤厚而植名於清素亦各從其類也已吉甫振旅而借譽望於獨行之張仲譽名實而兩獲之以為榮後世功名之士以浮名隕獲也自此始矣祭遵之以雅歌殫也沈攸之以長吟覆也岳飛之交游題咏以益姦臣之忌也移備武之志於素流器足以終其事哉君子立公論於廷而武人參之大臣捍社稷於外而一命之士持之元老載震主之威而借清流之重以攬大名而收之皆非國之福也為人臣者弗戒而歌咏以助其聲光宣王中興之不永際可知已

傳曰兵不戢將自焚戰者有戰事無戰勢也量其不可勝無姑俟之量其不必勝無如姑已之哉也弗俟弗已不可勝然後懼以沮不必勝然後無據以返非戰也飛隼戾天而天終不可戾然後亦集戢止也何止之晚也方進而退其退必驚披退心以進其進必疑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豫立一可生可存之地而姑試之死亡之中其得死亡者什八九矣故君子之於兵甚惡其為隼也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川當其如山而天下畏當其如川而天下蘇畏也者義也藏義於仁也蘇之者仁也成仁於義也故曰仁義之師也敵然而飛無所獲而止周為飛隼楚且為罽羅以待其窮何怪乎能通之王也

恩天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遠也威天下者先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冠賊不先□□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師先四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

雖虛甫旅兵而盧循即潰知序故爾况其中之未虛者乎故仁者親內者也內親而外望恩外親而內先怨矣義者震外者也外震而內知威內震而外猶儻其中之未甯也故伐獫狁而蠻荆威藉伐蠻荆而蠻蠻刑覆蠻荆獫狁視之猶劍首之一喙耳且夫叛臣之叛恒因乎寇賊寇賊之起恒因乎□□為所因者肺腑之積疑也因之者膚肉之暴傷也奪其本坐消其末兵刑加於異域而宇內殫其逆心人紀順王道立矣為所因者情無可原眾亂皆其亂也因之者惡有自陷亂則自殫者也不先以威君子之所以自反也君子之自反施之叛臣施之寇賊而不施之□□施自反於□□而深求之內冠殆夫辱子之制於悍僕而曰提其童豎豎已長大愈不可制乃以威乎悍而毀其家愚者且曰毀我家者果童豎也惜乎昔之提之末力也垂危亡而迷其序不已哀乎漢武帝之德也挾南粵三首以驕匈奴匈奴何知有南粵哉浸令知之愈知漢之所威者止此而已故曰薄伐獫狁來威庶幾知序者與齊桓收孤竹之績而取陘亭之成唐昭修晉陽之憤而貽汴梁之纂南北殊地文武殊用□夏殊倫張弛殊權仁義殊施有天下者歛民之粟疲民之力質民之死亦致之塞北以為民爭人□之界而可矣猶夫仁人之恩致厚於九族而天下不得議其私也

善憂者以心不善憂者以聲憂以心者其情固定之方中是已熸於秋而若忘其滅野處不甯而若忘其徙油然生其新心而弗糾繆條以損其神則情自此勸矣憂以聲者其志蕩鴻雁是已昔之哀鳴而今猶為之哀鳴也是以時不可宣驕而猶見乎宣驕也吾不能保其驕之不宣矣懲大賁者生大吝怨大勞者思大逸志乎大逸而將之以大吝其為驕也奚辭焉已驕而不自知驕之名而相競則父子昆弟姻婭友朋交自謂哲而謂人愚和平之道喪而伎害之事起矣嗚呼喪亂未終將來不保舍其永懷而為痛定之驕若長夏修塗渴以赴泉而爭其瓶綆瓶不贏而泉不汲者匙矣故多方之誥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周公以是知殷人之不足與也和以勸其聲不做志怨以趨新其聲不奔衛之所以終焉允臧競於室者忘於戶戚於故悲者失當前之慮周之民其欲究安此宅也不亦難乎易世而割再世而遷有先券矣習於粒食不知粒食之甘也習於平世不知平世之樂也習於治朝不知治朝之盛也有所不足而後知其不易焉雖然其知之也亦僅矣哉依其燎聞其鸞觀其旂出乎亂餘而



影為之靜心為之蘇也厲王流彘以前百爾君子知此之為美而胡弗競以保之宣王千畝之後百爾君子勿忘此  
一旦也周至今而不忘也可矣得之也不易甘之也不迷心已蘇慮已釋小功小名小利之情慕然復生而不憶其  
始則此一旦者遂為千古古不易之一旦也悲夫

不能保我友敬而讒言不與也庶幾乎讒言與而我友勿忘敬也則庶幾乎我友敬而讒言不足以與矣公道明斯  
君子之敬行焉小人張斯君子之敬立焉君子之敬也以立也非但以行也讒言其與乎勿問可以范滂懲心於三  
木而不忍地子以善胡為其自怨也故君子於世而憂護則必於已而謀敬於已而謀敬則不於世而憂護且夫讒  
之所自興無一有不可自怨者存乎甘陵無爭權之實則甫覽之警不張文饒無大戎之餌則吉開之機不發文及  
甫之狂書不逞則章蔡之羅織無資汪文言之招攬不宣則崔魏之度劉無據故君子之敬也敬蟹笑焉敬筆舌焉  
敬衣履豆觴之節焉敬姻亞交游之間焉敬書傭客騶人童子之出入焉乃以無憂於讒也吉凶之故通塞之機  
生死之樞宗社生民之禍福咸歸此焉可勿慎哉可勿慎哉

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時也魚在於渚或潛在淵亦時也夫天下之萬變時而已矣君子之貞一時而已矣變以萬與  
變俱萬而要之以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無不括斯一也時之變不可知也欲知其不可知者其游情以刑  
之乎君子所惡於測道者無有甚於渚者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游也於其在淵而測其子渚於其子渚而測其在淵  
也莊周曰緣督以為經游也不迎之淵則不失之渚不隨之渚則不失之淵也嗚呼與道俱動則豈有能及道者哉  
逐道俱動而恒躡其末塵亦窮年而未窺道之際矣故君子之時君子之一也學以聚之門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括天下之變而一之以時則時乎淵而我得之淵時乎渚而我得之渚矣惡乎游而不歸惡乎動而不靜哉是  
故君子之與道相及也一者全而萬者不迷也其次專一而已矣期之於淵雖或於渚而不恤也然而又已潛於淵  
則得之也期之於渚雖或在淵而不慮也然而又已在於渚則得之也故伯夷以清為淵伊尹以任為渚曾子以忠  
為渚仲弓以敬為淵晉得也善學孔子者學四子而已揚雄王通游於淵渚之間避世而不得也宜矣夫嘗覓求魚  
之子曰子淵夕子渚方子渚旋子淵感於其所偶在而與之相避有不為天下笑者哉何居乎則周雖通之不寤也

王者以天下為家能舉天下而張之乎不能也能曉天下而恩之乎不能也苟其不能則雖至仁神武而固不能也  
故漢者無私之卦也而曰漢王居元咎張之弛之恩之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若夫天下則推焉而  
已矣是故天子嗚呼之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之威之威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  
爪牙之士呼祈父而怨之周之不足張而為天下怨矣辭哉昔者厲王之亡非有戎狄寇盜之侵也非有疆侯僭逼  
之患也民散焉耳以天下之主舍其故都而流死於燕猶獨夫焉無亦惟是肘腋之不相使而讒叛中發也故曰池  
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周泉也非池也其中不竭頽無有能涸之者矣胡宣王之踵其覆而不改其  
轍和書曰地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服况商周之以武興者乎又  
奚況夫即縣以還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為曠騎而唐乃無曠騎宋悉天下以為禁軍而宋乃無禁軍  
恩不能接威不能豐萬方無所比附因累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其有事也如驚即有遐陬疏分之忠臣方意天子  
之自有其羽翼而不須已也而孰知其子然以居者星旂豹尾之下率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故曰王者家天下  
有家也而後天下家焉非無家之謂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無過感也過感者非但以淫佚教辟為邪也惡惡而  
惻好善而溢胥過已故鹿鳴 賢不能如白駒也執之固求之瓊纒繼於須臾危疑 合情為之盡而心為之  
竭舉好賢者未有能過者也然而衰世之意見矣上愈遠之下愈邇之上愈念之和平之事而加之以哀  
思之情上有以激之也嗚呼胥天下之賢豪為張儉死兜童走卒之無知而謹呼拊舞於司馬之輿前有激之者矣  
而和平之氣已無餘於人心矣

合天下而有君天下離則可以無君矣何也聚散之勢然也聚故合同而自求其所宗如枝葉條莖之共為一本也  
一池之萍密茂如一然而無奉以宗焉者生死去留之不相繫焉耳故王者弗急天下之親已而急使天下之相親  
君道存也士相離則廷無與協謀民相離則野無與協守悲夫黃鳥我行其野之離也幸夫白駒之猶合也是以周  
未失士而失民也白駒之賢者上無能庸之抑無能留之士失矣而猶未失者何也士猶相親也此邦之人不我穀  
焉昏姻之黨不我畜焉則不待叛離於上而民已萍矣為萍而望其葵之蔭跌也雖有膠漆之術繫而合之而死者



相迫恩怨相尋未能有合之者矣故士惟相親則彈冠躡履而親挂冠織紵而親赭衣刑冠而親無之而不親上不  
得有士而士猶有君也民惟不相親則利害相奪而不親患難相共而不親分誼吉凶相屬而不親民不自有其親  
而固不知上之可親也失士者亡失民者潰黃鳥我行之詩作周之潰也不可止矣而斬之乎亡者士留之也世臣  
拯處士橫楊墨莊惠申慎之流蓋智以為道儀秦行茂睢澤之徒含靈以爭利而後其亡為不可瘳王澤之斬以失  
士為極矣

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夫誠其不嗔也則何如其無號也若夫既已號也則如何其不嗔也不禁其  
無故之號而姑已其嗔無足以嗔而號若其未號觸物必感無心以任喜怒斯其為道小人恒用之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恃其赤子之心而為大人也故君子之於小人皆可使也皆可化也皆有僻才者任其才  
而才足用矣有固惡者革其惡而善亦固矣然則孰為不可使而不可化者乎則為無心而無恒者乎彼為嬰兒吾  
亦與之為嬰兒非老氏之徒不能故君子無不可任無不可教而特無如嬰兒何也方茂爾惡相爾不矣既夷既擇  
如相疇矣是嬰兒之喜怒也是無心之感也是號而不嗔之情也而惡乎使之使之以善亦且善矣其善不能自保  
也則又惡乎化之方相爾牙化之以相疇而彼固無難相疇也雖以堯為父為兄未能如之何矣故曰苟無恒心故  
辟邪侈無不為已善且無不為而况於惡乎將欲使之必為其所感將欲化之必為其所欺進不可使退不可化小  
人之惡於斯極矣乃且曰和之至也老氏之以愚天下而俾失其心亦酷矣故曰性日定心日生日受非赤子  
之任也赤子者性合於希微之體心乘於食色之動命未凝於物則之充有喜怒哀樂之發而無惻隱羞惡辭讓道  
非之定體蓋不保其為善為惡也美其和雪甚於微溫雨淫于午霽病不起於小蘇愚不瘳於聞言而悅故古之大  
有為者用賢也重聽賢也重親賢也重武王既定天下乃北面以受丹書於太公何其不夙也有浮嘉者有浮怒者  
也有遠從者有遠違者也賢君其愛其情賢士其愛其君之情無遠焉耳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弗亟去之而尚為之  
謀道窮而志挫宜矣執君子之仇仇而亦不力也則執小人之不力而亦仇也君子憤其不力而弗屑其仇仇小人  
利其仇仇而不恥其不力則小人親而君子疏必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尚奚待哉

音酒醜之嘉穀將之遂可以洽鄰而云昏姻乎然而鄰洽矣昏姻云矣淑人貞士思得而不獨也夫以飲食燕樂之  
給而合以飲食燕樂之不給而離此稍稍之姻亞離之以居而未嘗不適淑人貞士胡為其憂邪君子之自重而重  
物宏也以利連物物因其利則君子懼矣無利以連物物終其情則君子戚矣彼非必有九解之勢猶是可連而合  
也失之於乾餼而虧其情如之何其弗戚也此之弗戚則於陵仲子之餽陳師道之凍也君子不忍為矣  
有道之廷不諱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為恥也無道之廷不為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為  
恥也幽王之詩不諱其矣天子之驛御其姓字而縣指宗周之滅號舉六卿自言其豔煽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  
臣極道之宮闈而無所避忌亦絃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為改退不以其言為罪貞人愈激淫  
人愈恬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水益其燄而已然則為繁霜  
之度之詩者其為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獲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矩原之所不忍者哉  
惟天運大化而不與聖人同憂故降罰於亡國之君而不恤其民社降罰於亡國之臣而不恤其情理若此無罪論  
胥以鋪處亂世罹危禍者之所欲問天也然而天不以貶其仁愛行其令焉耳故曰莫非命也善而不佑忠而不成  
慎而不免雖然亦莫非命莫非命則莫非正也是以聖人處約天處泰夫不必如聖人之擇聖人不能效天之斷效  
天之斷而無擇自以為聖人而疾入於狂故聖人之法天也以擇賢之法聖人也以擇自好者之法賢也以擇擇而居  
其約不慕其泰聖希天賢希聖自好者希賢分求似而後似也

抱孤心者無以達其孤鳴故人可與忘言而不可與言也奚以明其然邪夫人上而有親中而有身下而有其妻子  
能疾抑其情而未之恤乎曰不能也上而有親將以孝也中而有身將以慎也下而有其妻子將以成乎保家室之  
令名也能謂其周旋顧恤之非道乎曰不能也上違其親以事君而忠不見庸中捐其身以立功而績無可效下忘  
其妻子以恤天下而天下不聽能使之觸藩以困而不廢然近乎曰不能也履此三不能之勢而與天下爭可否豈  
曰匪舌是出雖出其舌塊肉而已矣若夫可與言者則必不待言也故曰不可與而可與忘言也雖然豈以其孤鳴  
之不伸而可謂無孤心也哉豈緊無情情自喻也豈緊無道道生心也豈緊無成毀焉而有其全亡焉而有其存與



腐草荒烟滅以無餘而有其與日月爭光者焉相與言者不能喻相與忘言者喻之也嗚呼抱孤心而得忘言之和者豈矣伯夷不得之於姬呂陶潛不得之於雷周胡夫謝翺鄭思尚之獲落者乎雖然苟其有孤心雖無與忘言者可也

不善有自積也非必疾棄其君親而樂捐其廉恥也難亦嘗有所不避孔棘且殆亦其果無所容也私嘗有所不恤曰予未有室家前此所為固不為室家營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抑豈非救身之道哉然而君子甚疾夫有道之可託而遽託之也託於道以為名避難恤私以為實避難恤私以為名而醉飽柔曼寸絲粒米之保以為實速乎此則雖政爾宅安寢行遊不逢惡怒而亦難挽其棄君親捐廉恥之心然則眾思泣恤以往柳榆嫻笑以歸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彼將曰吾以故吾身也故吾身不容不也嗚呼鼠矢泣血者可擲揄嫻笑以揜其口天之覽觀其可揜乎則可畏者乎獲論敬矣君非其君親非其親廉恥耻蕩天不為揜而後不善之行以成雨無正之詩人所為釋小人而疾夫自謂敬身之君子也

中夜之所思及明而欲就之道路之所聽入門而欲懲之佔畢之所得釋卷而遠試之與會之所激觸物而求成之欲利以居心名義以將之俄傾之所安終始以守之匪已之所能任委諸人而不量以責之匪心之必非不自我而極情以撻之八者十無一成而百有千償天下之為謀不由於此者赴矣我視謀猶亦孔之叩為是也

欲寡其過則唯恐日月之不遷也欲集其善則唯恐日月之不延也為小宛者悼岸獄之不免庶幾寡過而以令終乎我曰斯邁而月斯征胡為乎若將挽衰亂而留之與竹柏不怨凜冬而欲其但君子不感賤貧而冀以死謝之道存焉耳人迫我以險阻也可以貞勝者也天之俾我以日月也不以險阻而賤者也天自有其寶命吾自有其恒化無可為而無不可為所愛非死而不以死為息肩之曰道無所不盈耳目心思無乎其不可用故曰君子愛曰岸獄之日而不喪其可愛况其他乎如小宛者而後君子作聖之功得矣不僅以寡過而免於禍也

無奈何而安之若命不知其為義也故夏臺湯之義也臚里文王之義也流言周公之義也陳蔡孔子之義也君子不謂命矣惠迪吉從逆凶惠迪而宜吉從逆而宜凶嚮威大明之天下義從乎此天之所宜人莫能而不宜之矣哀

我填寡宜岸宜獄填寡而宜岸填寡而宜獄智力相取之天下義出乎此人以為宜未嘗非天之宜矣當世之所宜吾必有宜焉者義在亡乎義在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乎苟不以岸獄為宜則將以死之亡之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為非所宜矣君子之於天下也猶川之於水也無乎不受也不拒其濁而恃有以澄之也是故安命不如知義樂天不如盡性故曰為小宛者作聖之功也

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遷於道能舒焉其幾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不舒而能題者豈也奚以明其然也情附氣氣成動動而後善惡馳焉馳而之善曰惠者也馳而之不善曰逆者也故待其動而不可挽不可挽調之於早者其惟氣乎血之氣也從血則狂從神則理故曰君子有三戒戒從血之氣也六腑之氣剽疾之資速化而成血挾其至濁而未得清微者以乘化而疾行於官竅之中濁故不能久居而疾未清微故有力而刺是故陰柔也而其用常很很非能剛也迫而已矣血者六腑之躁化也氣無質神無體固不能與之爭勝挾持以行而受其躁化則天地清微之用隱矣清微之用隱則不能以舒重濁之發則觸於物而攻取之也迫其能舒也則其喜也平其怒也理雖或不惠末之很矣其不能舒而迫也則其喜也盈其怒也憤恨於一發未有能惠者也末之能惠而欲遷以之惠清剛之不勝久矣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也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氣暢其清微以與神相邂逅者也古君子食不極味目不極色耳不極聲居不極安大陰之虛不盡其用六府之調不登其剽疾弱其形微其氣守其神勿益其陰所以豫養其舒也聖狂之效早決於此矣不道者之故未有此也遠乎其方很而姑舒之猶有瘥焉其亦端本清源之治與亟而以道爭之抑末矣

持威福之柄而淫用之抑豈其心之所欲哉無故而爵人賄也無故而刑人妒也至於天子崇高富貴無可妒而賄不能欲則亦無所利而淫用其威福故使天子而能自操其威福雖幽厲不當者赴矣君子如怒亂庶幾不憂其淫於威也君子如耻亂庶幾不憂其淫於福也無道之君為天下毒以其威福從人而已矣媚之以小竊之以大捐已而殉匪人之欲撫心而未有據舉祖宗熏沐之禮儂貪人衣履豆觴之資非其耻也剽賢士之心拯貞人之體為諸人專威竊柄之謀非其怒也嗚呼生不道之世欲以其生死貴賤聽幽厲乍然之喜怒而不得僅寄命於微



趙之鄙夫斯有心者所為牢愁而不釋也而周之亡速矣

王以之衰霸以之興後世以之崛起為天下君世愈降道愈偷生其間者愈感矣周室亂王化不行忠厚之澤斬谷風之刺興焉將恐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而上下離臣友散周室不可為矣晉文以之而渡河棄秦翼犯荆之隘河而辭然而霸矣而猶未足以王矣漢高以之臨越道信繫何於請室張良則之絕穀而逃然而終為天下君傳祀四百嗚呼自是以降晨加膝夕推淵無不為己利在則離親利去則親離無不用已唐未定四海而劉文靜誅宋末一九州而石守信早廢待校吏之死而烹走狗抑成虛語圖之惟恐不先豈繫谷風其為飄風乎盡心以事人者游昇之毅中而不保其旦晚悲矣

世無足與言情大德而不為怨者也矣雖然抑何傷君子之厚哉導長者於迷先之矣拯溺者於淵梓之矣調病者於食損之矣先而不為不悌梓而不為不仁損而不為不惠君子之通德也先之而忿其傲梓之而忌其凌損之而對其吝小人之違情也弗獲已而聽焉時過事已得傲貪饜之無所抑茅茁而生枝蔓而引怨之相尋名義不能裁鬼神不能懲矣君子不計而酌於施以減怨乎其弗早計也以君子為愚可也以德自盡以愚料人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子之小人樂吾天焉耳矣谷風之怨以勿恤矣

執壘一酒也挹注焉爾父子一生也繼成焉爾善言父母之德者不敢侈而他言之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凡為德者莫匹其大故曰昊天罔極生之謂也是故知其道而後可行知其義而後可盡非事親之謂也知事親之道而後不墮知事親之義而後不愚節文斯之謂也學知之事不給而困勉之路絕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無所容其勉也乃或曰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為一身非知孝者之言也誠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為一身終漠然其不相為一也矧此為一者不假學而固知之孰能為瓶之所挹非壘之所注哉故學者學其節文而已若夫子之心事其親無當然也無道也無所以然也無義也理行焉而非道性安焉而非義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而况九父母乎

父生之母鞠之拊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亦尤勤矣夫人尺寸膚骨吾身也而

厚以愛之則成乎其細人矣豈敢於性而已矣天施之地生之地竭其力以為之造勤以承天而以奉天之性地無成於性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致一者為天不以勤於生物為德也故母之德罔極也父之德尤罔極也道莫貴於一德莫大於生生莫尊於性養不可以忤性誠不可以忤生用勤不可以忤致一古之知禮者父在而母之服其崇性以卑養專生以統成主一以御眾之義也父之德罔極也母之德亦罔極也罔極云者非懷惠之謂也父施之母承之無成而代有終勤勤乎承陽之施而不怠是固大有功於父而德亦與之配矣故知禮者知此而已矣知禮者知生者知人道者也知人道者知天者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祥言母恩而重父兮生我以加乎其始知天者與不知此者懷响响之恩以為孝鄙人而已矣鄙人之為道甘食悅色而止悅色而不知裁故悖姻之不正而知有母不知有父不知有父者不知誰何而為之父也甘食而唯養之懷故專乳哺之恩而推以厚慈其子厚慈其子者寶已之委形而散其養也嗚呼君子之道易知簡行而天下莫能知人之不禽也無幾矣□□主中國而政毀浮屠流東土而教亂地天之通不絕於郊壇父母之差弗別於喪祭陰亢陽窮養亢性窮人道之憂其奚有瘥乎

為北山之詩者其音復以哀其節促以亂其詞証其情私矣故音哀者節必亂節亂者証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以君子甚惡夫音之遽哀而不為之節也奚以言其詞証而情私和詞前証而情或私反詰之而不窮者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則彼猶是踐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彼猶是王之臣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以爾為嘯而爾不受假以溥天率土之臣庶更取一人而賢之而又孰受也可謂端居者之氣議無當於國也不可謂但端居方議即無當於國也夫惡如燕燕居息者之必有甯寢處乎故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然則將分爾鞶掌以均敷之在廷與行百里者未聞使百人而各一里之能至也抑將使斗粟而百人春之必且為塵而得有全粟乎故夫為北山之詩者知已之勞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可事之可証上行私而不可止西周之亡不可挽矣故節其哀者戒其復飭其亂者懲其促治其証者窮其連繫之詞革其欺者禁其迫切之響王者以之化民君子以之自淑保天下於和平此物此志焉且唐宋之末流以詩鳴者不知其為變雅之淫詞而祖述之曰以



起衰也以哀音亂節而起衰吾未之前聞

天下治使人樂天下大治使人忘其樂天下亂使人憂天下大亂使人廢其憂廢其憂則其君如已亡之君其國如已亡之國而無與救矣嗚呼有大車之可將未有不畏其塵者也遠乎無大車之可將求塵之難而不得也夫豈人情之無恒哉廢其憂者命也求憂而不得者義也安其命不渝其義道一而已矣廢其憂於必亡之日抑不己其悲於已亡之後不己其悲於已亡之後者固嘗廢其憂於將亡之日也命也如之何哉雖然文信公有云父母病知不可瘳無不藥之理弗恤塵之難而必將之其情有盡焉者乎

廢微不遲無餘懷乎曰此禮之所為可久也故曰簡則易從易從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業成矣君子之祭非弗欲延其敬慕也懼夫敬慕之衰而延之於其餘將情以歸則是情歸之氣事其先也故夫知弗延之而乃以久焉者然後以可久弗擴之而乃以大焉者然後可以大知弗浚之而乃以深焉者然後可以深著其往飾其歸研其幾利其用止其所而不過君子之於禮至矣故曰被之祀和薄言還歸和祀以還歸唯不待其祀之衰也故無太過之道而有太過之情太過之情必成乎不及則亦惡得有太過之情和廢微不遲無不及之謂也

正風美俗定民志導民性期於進退而已進者非彊進之也可進者弗與止之也可進者止之既進者退之民性之汙無餘矣攸介攸止絜我髦士進也請學為稼請學為圃退也求士於農而不求士以農君子之道也故農之或可為士猶兵之可為農也兵無節則農之農有餘則士導其性也士之不可為農猶農之不可為兵也農其士則無士兵其農則無農定其性也農之可為士視諸工賈之可為士其數多也朴一變而秀點一變而後朴進之難易風之順逆也士之不可為賈視諸士之可為農其辨尤嚴也秀遷而朴其失也固再遷而點其失也狂退之遠近俗之貞淫也嗚呼民兵之傲酷於軍屯許衡勸士大夫為賈之說烈於許行可弗辨與

古者無少寡之婦夫死而田歸無以養之也老而無夫曰寡遺棄滯穗以為利抑無以養之也柏舟之靡他數千年之間見之詩書者一人而已而固諸侯世子之妃也故曰君臣夫婦之倫至泰而定先王亦有所俟也夫死而無適族無與收之官無與與之僕僕然拾穗於南畝非耄以贏亦無辨矣浸耄以贏亦孔焯矣然則苟有可適者無有不

移志者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亦不足為之責矣故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其損益也登貨棄志義之士女得與共世子之妃絜其榮光秦之數藝倫者四而叙藝倫者一以此損益周禮其可矣懷清之臺築夫婦之倫定廉耻行於閨門讀大田之詩未有不怒然者也

因天下之動而成之則事不廢因天下之靜而安之則民不勞事集而民安福祿之感者矣為功利之說者曰成於其動不如乘於未動之動也安其所固靜不如鎮之於未靜之為有功也然則施羅羅於戢翼之時而不邀駕焉於已飛及其飛而無事焉亦功利之都矣而君子弗尚焉者惡其違天而與福相失也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桀弗飛湯弗畢羅矣揜項籍之情歸而慶之於固陵漢以是德衰於商周而福亦替矣一動一靜者道也躁勝寒靜勝熱者機也一生一殺者權也盜天地盜萬物者賊也不為天下先似矣惡其持天下也藏器以待時工矣惡其有向之心也不廢其事不勞其民仁以涵物而智以見功然後為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可與尊生而不貪可與應世而不

說苟非其人未有宜天之祐者也

伐木不如預弁之相慕也關雎不如車擊之傾其賞心也雖然樂而淫哀而傷其亦微於此矣關雎不言淑女之德重言德也伐木之不極其情惟不及情之為憂也雪霰之悲若晚日之將戾而不給其歡其將何以繼此乎不謀也高山景行之歎其諸千古之一人與非太似孰能當之而關雎不能以信太似也故廟見不可以觀婦順釋菜不可以觀士谷踐阼之詔令不可以觀君德始夏之苞穎不可以觀年豐慎於言德者庶幾乎其德之也恤幼不矜摩頂之仁閔老不勤曰暮之歎親親而恒有愈疏之防敬賢而恒懷比匪之憂納交而恒有凶終之懼慎於言情者庶乎其情之不渝也故預弁車擊非盛世之詩也

貨導人以贖雖然不可以廢貨也色湛人以亂雖然不可以廢色也酒興人以迷無亦可以廢酒乎酒者害百而利不得十義不得一者也弗與禁之投之不臧之券而始徹童叟之誓是決濁河而障之不已勞哉禹惡而姑存之武王詰而弗革之曰為賓祀也遷之豆之簋之盞之神歆而人宜之亦奚乎不可曰君子之道求之已而已矣求之已者盡性者也盡性則至於命矣貨色之好性之情也酒之使人好情之感也性之情者性所有也故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何以聚人曰財仁義之府也情之感者性所無也無之而不損其生所無則固好惡之所未有也人有需貸之理而貨應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應之與生俱興則與天地俱始矣上古之未有酒而人無感以不動則是增益之於已生之餘因有酒而始有好矣雖然人因感以有好酒無因而已有於天下孰為之乎將無化機之必然者乎內生而外成者性也流於情而猶性也外生而內受者命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盡其性行乎情而貞以性正情也盡其性安其命而爭亂以性順命也命則有不齊矣命則有不令矣君子之道齊之以理而不齊之以天令之於已而不令之於物以為期物之令而絕其所不令則是舍已而求之於物非反已盡性之道也納之於賓祭而約之以禮齊天物之不齊矣誓而傲之行乎不令之塗而令之矣正其性而無憂於命繼天有功而險非其險阻非其阻矣故天無擇施君子無擇受莫非命而繫之於正君子之以事天至矣異端之不知此也瑟瑟焉取天物而擇之擇之未精而厚其疑觸於物值於躬莫非斧斤之與榛棘而心亦煩力亦憊矣貨且疑其伐善色且疑其伐仁將才遺餘力以芟除之而況於酒乎故歌賓之初筵於酒席而不失其歡者可與受命矣

將衰而後知盛也已衰而後知樂也故促席而知溫者其寒也登山臨水而相依不舍者其將離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奚必國門之內而後為魚之藻也濁運婉嫵於固有之居知其舍是而頌者頌尾之無依也周之存亦僅矣且為魚藻之樂夕為黍離之哀人心之柔以含憤者先傳之與君子之事君也鴻豫以為志危林以為情鴻豫以為志危林以為情雖降主德雖衰上下之交雖未孚而無枉道之從危林以為情故世雖盛主德雖賢上下之交雖密以適而無澹忘之心也彼交匪紆無澹忘之謂也無澹忘者非僅其憂時而戒君矣有憂時戒君之心而君不愚無實以將之也將之以實者若之何其氣揚然其志招然合而若離親而若不給進前而不舍退食而若不得復見有如此者乃以信其無澹忘之實也故君子之事君殆猶夫事親敬者非直敬也愛而不忍不敬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事父之敬則固異於鬼神賓長之賓賓者矣嗚呼以屈原之騷事有為之主則無患楚之不商周也以文宋瑞之死事圖存之主則無患宋之不康宣也嗚呼之怨其周公之騷乎桐宮之弗獲已伊尹之心禁市之心也下此者時未棘情亦與之棘勢未傾心亦未與之傾大命已圯成乎終天之憾乃始晚虞以之曰悲號思挽而不得不亦挽

乎故忠臣義士無疲於天下而自疚其心惜往日之紆也兩目不相競明兩耳不相競聰兩手不相競便兩足不相競競互相競也無已其猶相效也此令兄弟緝緝有裕復奚喻乎天地之廣也萬物之富也名譽祿位文章事功能者取之已爾無已高於我者猶有人也貴於我者猶有人也賢於我者猶有人也力不足以妒而遠無可與事氣於精榜奈頭不厭就密通者而喻之不已賤乎故受賢者之名而不讓不狂不已而況乎其受爵也晉平公之臣心競而君子以知晉之衰棄其文引爭其尺寸趨利者所弗為也君子之行而趨利者之不若不已必亡不亡不已矣苑柳之詩美以辭夫不忠之尤邪古之諸侯臣乎天子而不純臣夫各有所受命矣五帝以天下讓賢乎而諸侯不可以國讓是國重於天下五帝以來世為君長者五帝以來之所啟守也君薨子嗣天子改命侯國無改封宗廟所託先祖之所授也天子者諸侯之長爾苑柳無可息而居以凶矜危國家亡社稷毀宗廟墮世守不容已於惴惴無自瞞焉可矣其在於周所必瞞者其魯晉鄭乎故三國之亡而後王迹熄春秋作苑柳之怨固無大害於人紀也三代之季世皆此道也嗚呼六合一王九州一主當吾世而過主以榮身而施及其親生之者此君也成之者此君也極吾福也適吾安也凶於吾義也柳周於林而就蔭於棘非彼心之無不臻而事君者之無所不至矣俾陶潛司空圖無悲閱之心蕭然自適於栗里王官之下則其去傳說張文蔚之苟容者能幾何哉

心恒持者也耳目取新者也以其心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生心而不忘於是而不失其恒得則慰失則悲斯亦不必有高世絕俗之志者而能之凡有心者之所同觸而生其悲愉也有恒視無美色有恒聽無和聲取新而忘其故而人道絕矣天下有若無繫於得失利害之數而耳目之不容自昧者無恒之民忽之矣得之無所增失之無所損故不必利新不必害宜乎其為無恒之民之所忽也則衣服族姓是已何取乎衣服瞻清而已矣何取乎族姓充位有人昏姻有耦而已矣衰美必其黃黃筮美必臺縞縞必撮也色足愉富貴足居奚必尹吉也夫誰知人道之所絕續在此矣乎以實治者仁義是已非便利也以名治者網維於心莫之易而人紀定非徇豔稱於口耳之謂也因其利徇其豔稱耳目取新而今昨不保魚無擇於沼禽無擇於林但無擇焉去禽魚幾何哉取新之久習新以為故角可加於額尾可曳於尻淫人賤族可以為姻親禽畜豔態可以為風俗行且非是而莫之貴悲夫欲歌都人



士之詩以延人紀於頌光不可得已

談藝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好色而不淫未能諒怨誹之不傷也怨誹之不傷則以之好色而淫者未之有矣淫者非謂其志於燕媒之私也情極於一往汜蕩而不能自戢也自戢云非欲其淫慝戕削以矜其清孤也流意以自養有所私而不自溺託事之所可有以闢其苑結而平之也能然則情摯而不滯氣舒而非有所忘蕭然行於憂哀之塗而自得自得而不失奚淫之有哉誦采綠之詩其得之矣幽而不悶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喪其和詞輕而意至心有繫而不毀其容可與怨也可與思也無所傷故無所淫也嗚呼知不傷之乃以不淫者可以言情矣孟郊曹鄴之為淫人諒矣

古之營國者非但城郭溝池封畛阡陌而已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守國之資而未及於民也封畛阡陌因天地之產為民之利而未為功於天地也鎮其虛損其盈流其惡取其新裁成天壤以相民而後為人君者之道盡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之營謝夫亦猶行古之道也故其民肢體得安焉耳目得曠也臭味得和焉疾疴得遠焉治地以受天之和逆天以集民之祉其於養生尤使登高臨遠之士啟其遐心擊憂拘連之夫平其悃志鄙吝祛怨惡忘而人安其土是故古之王者非遽致民也暢民之鬱靜民之躁調其血氣以善其心思故民歸之而不離周衰道弛風煩韻促督天下於耕戰而人無以受江山雲物之和抱迴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鶩矣

天子失道以諸侯授大國諸侯失道以士授大家大國有諸侯而盟會征伐亂矣大家有士而政教風俗亂矣然則君子許之乎曰雖欲勿許而不得也飲食與生也教誨與成也舍徒而載之車盡其才也苟其生之則有父母之道焉苟其成之則有師之道焉苟盡其才則有君之道焉君子弗能使之終於隘溺而無與依也授之可矣天子授之惡得不授之春秋所以登五霸之功諸侯授之惡得不授之小雅所以采綿蠻之詩原人之情而弗獲已雖大亂亦之而不能恤矣五霸衰而七雄併世卿降而游俠之死交成亦未如之何也矣

用物之薄身安之而不耻奉之所敬愛而不嫌其惟廣心以用物者乎名不可欲用之以實實不可如用之以名名實兩不可得則旁求其美而用之於是而天下之物無不可用也以斯而或用其薄於已何恥於人何嫌哉故甄

之幅幅來之而非幅幅棄之而益非幅幅矣其名非其實實猶無已而旁求之未求之前若幅幅者之迎吾目而欲如之也亦善用此甄棄矣故用物者廣而後能自廣自廣而安日廣而能不失敬愛於人君子之所以安土而能愛也既以非所欲矣而又從而恥之是重傷已也焦心頓容而天地之大若將偏側則將夕授之天下而不厭其心生人之樂無幾矣既無以厚致之而又懷嫌以將之精矜神短和氣中隔愛路以衰教歸以弛不自知也是重傷人也畏重傷者必遠人以逃吾君親皆憎府也無論朋友矣故歌幅幅甄棄者可以處約可以全恩殆於仁者乎

訖百年之曰就群處之人天下之事自有以相速而有餘用其無棄人矣乎其無棄曰矣乎是亦足以成天下之務矣天下之務成而百年之曰有餘也群處之人吾徒也裕於用天下而天下裕事亦惡乎多阻人亦惡乎多怨哉天下已勞矣又從而勞之勞之不勝其勞乃從而置之緩急不審成毀不豫圖手足未至而先之以叫號害不知所從來而旁遷其疑懼於是而曰不給於天力不給於人釋棘紛紜以迄於危亡而禍恒發於不意此天下之至不可瘳者也不遑他矣曰不給矣何人不將人不給矣促其百年而貧寡其天下不亡何待哉



大雅

船山遺書

耳所不聞有聞者焉目所不見有見者焉聞之如耳聞之矣見之如目見之矣然後顯其藏修其辭真而不慚達而不疑易曰修辭立其誠唯其有誠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若將執之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孰見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孰聞之乎直言之而不慚達言之而不疑我是以知無聲而有其可聞無色而有其可見不聆而固聞之不瞻而固見之也戲亦殆與情恍其詞荒誕而無漸冥行而無疑者相違不遠矣君子之所必察也察之以誠知其不慚而非無慚不疑而非無疑而後可以為君子故君子鮮矣

畫不見星而知有星夕不見日而知有日雖然猶有數也方諸無水而信其水槐栢無火而信其火雖然猶有類也奚以信文王之於昭于天乎求之而已矣無過爾躬求己之道也取之左而達之左知其左帝之左取之右而達之右知其右帝之右也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觸心之所覺非己能之而皆天非天之必有事而皆人之天一文王之於昭于天者也雖然亦奚數之不可數類之不相應者乎形有數理未有數理無數則形不得而有數氣有類神未有類神無類則氣不得而有類是故繇形之必有理知理之既有形也繇氣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氣也形氣存於神理則亦可以數數之類應之也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觀其形感其氣之謂也是以辭誠而無妄也雖然於己求之者得之爾矣是殆不可以言言者與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中焉緜我思成有成焉抑非以數數以類應者也而若或持之若或循之充乎四體而悅入於思慮而相與為光暉子曰知德者鮮矣謂此知者鮮也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過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聞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故也乃若求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



密也故天下莫大於人之躬任大而不墜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於天而不慚無過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耳內目徹而血氣靈密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

雖其無色猶有聲焉有色矣聲者不見之色所盪也雖其無聲猶有臭焉有聲矣臭者不聞之聲所吹也故無臭者無聲之盡辭也無聲者無色之盡辭也無聲無臭者無聲色之盡辭也辭之已盡而益微矣雖然其微者非有微也日晷乎晝月晷乎夜雷雨之動滿盈是其無聲無臭者也是其無色者也無私則無心無心則無為惡可以見見惡以聞聞惡可以觀觀哉

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故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設理於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嚮於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荆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報之以至也故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矣非赫赫之能有效於明明也然則為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蓬擊風而冀風之旅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膚寸之雲為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為石非緣隕石故而星為之變也明明者不爽赫赫者不測能知不測之即不爽者可與語天人之際者與周之興也以婦順其王也以武功非婦順之宜得武功也非武功之以報婦順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於此乎於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之謂理嚮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錄錄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知天久矣

繇不疑至於疑為學日長繇疑至於不疑為道日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故知道者勿固信之勿固從之參伍而錯綜之幾未至德未及而猶俟之其時可矣而後以為可也故唯能疑者無臨事之疑也臨事疑而上帝不再之命去之矣武王之觀兵也國人曰可矣諸侯曰可矣可者道也聞道而不遽信乃以信勿疑而矢于牧野而勿貳爾心上帝之命疑於武王之心矣奚以知上帝之臨女哉知之以能疑而已矣故參伍之而不雜錯綜之而不窒幾相連而志氣與德相符而精神固是殆非人矣乎天也君子之所以歷乎險阻而終於易簡也

詔以道之所當然而率人為之雖有欲從之心立乎事始而當事則忘也計其所以為功而率人成之雖有他日之效不顯於未然之心目而先事不歆也故善勸民者不以道不以功而勸以即物之景即事之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綿之詩善狀古公之使民也採之陳陟度之費堯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鑿鼓弗勝當斯時也知其道之真以當然乎弗知也知其他日之有仇而將將者可以為功乎弗知也然而瘖者若欲為之歌相杵者乎善用其氣善用其情之動者也以之勸忠而臣樂其刀鋸以之勸廉而士安其溝壑築室之下而民氣生焉周之王自斯始矣

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以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追詞也故夫天下之應文王也追矣傳其情寫其勢故為之追詞焉如羣川之游流也如春華之眩發也如風之吹萬而各以藉鳴也嗚呼感矣美以如是之盛也蹶也取迷復之人心而新之以一日甫甲圻之已毀孽矣甫豈孽之已已榮矣目不給視心不給思左右不相待後先不相讓夫是以謂之蹶也美以如是其蹶也能用天下之生也故曰文王何可當也若凌越而無序若芝菌之生而不必有本孰能當之哉

一色純者之謂章聚色成米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同以昭別者紀人治者也人與人為類君子與君子為類選於羣類而得其類始之以不雜終之以不間九官百尹三百六十之屬純乎一治也天子之胄子連凡民之俊秀純乎一學也納之庠序升之國學試之士命之大夫建之公卿純乎一禮也接之以威儀獎之以語言穆之以心以相浹純乎一情也故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言章也以為任賢之弗貳無別不同也別以成同者兼物治者也人物兼治而事起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已精之而唯恐執精者之或猶也已美之而唯恐執美者之或惡也因其物治其物治其物取物之精精而物登其用因其人治其人盡人之美備美而



人得其情因其事治其事一損一益一張一弛一順一逆簡其精擇其美無所固執以滯其經緯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廣言文也以為用物之宏盡四方之綱紀該別以大同也故君子以一色之章待天下之人以眾色之同治天下文章之用各致而不新保其一端明矣道之降也或從其章則失其文或從其文則失其章得之於作人則失之於紀事得之於紀事則失之於作人無有能理者也況其下者朝暮其術參差其教以顛倒天下之士而矜其權立一切之法崇豆區之效以從事於苟簡而矜其斷別其同其別駁其章削其文欲天下之弗亂其可得哉故知蘇洵之權書亂之首亡之四俾得志而離其說禍且甚於王安石君子拒之不惜餘力焉可矣高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于淵觀化於淵之上也上下定位化互其中而不可為之畛域故天其圓乎地其與乎大有之載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高動而卑與清涵而濁入仰蒸而俯垂寒暑相運而不丞生殺相資而不媚有萬不齊而弗相為害古今差異而日移不知昭著者一章而已矣一章者純也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四維純也高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純也王者以之興賢而化俗上下之氣純而一德成萬方齊矣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

祿者不俱得者也無有涯者也干祿者欲得諸己而不自涯者也是故甚難乎其豈弟也以廉臨祿易以慈臨祿難廉者與祿相為對治者也以道干祿介其廉而止閑焉而勿使馳也夫既閑焉則可使不馳矣雖然君子以為澗水沃澌之術未可游於天下而安其土於是而知豈弟之德為至善也祿者競之府于者競之用廉者競之實三競消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干祿豈弟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表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猶是豈弟也孤不借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所不得與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珍殷一而已矣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褊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於物也嗚呼三代而下為君子者即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威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與貴競道與道異而競同身為處士祿不及焉而不知其不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土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貴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已矣

不顯之中有臨焉是故無不顯而皆臨之也無射之餘有保焉是故非無射而必有保焉不聞之密皆式焉是故式者實有其式也不諫之先有入焉是故入者無異乎諫之切也不知德者之所驚而知德者安之猶浥水於泉而受受風以襟也皇哉盈天地之間清乎虛乎一乎大乎莫之禦而自生者乎清者有紀也虛者有通也一者有章也大者有充也則夫顯不顯射無射聞而聞不聞而聞諫不諫而固諫矣其有間而奚其有待哉吾何以知德儀形與其功效哉知之以此

眾人欲而不給賢人為而有窮聖人化而有待人之不能必得於天者多矣夫孰知天之有不能必得於人者哉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天之有求於人而不能必得者也先天而天或不應後天而天或不終吾於是而知天道天欲靜必人安之天欲動必人興之吾於是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對於天而有功矣夫莫大匪天而奚以然耶人者兩間之精氣也取精於天禽陰陽而發其固明故天廣大而人之力精微天神化而人之識專壹天不與聖人同憂而人得以其憂相天之不及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天授精於人而亦唯人之自至矣維人有道人自至焉天惡得而弗求求惡得而必獲哉知天之道則可與安土安土則盡人而不妄知人之道則可與立命立命則得天而作配嗚呼知人之道其參天矣夫

莊生曰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無擇之謂也信斯言也儒亦聽其為儒墨亦聽其為墨舜亦聽其為舜跖亦聽其為跖治亦聽其為治亂亦聽其為亂天無求於人而人亦可無求於天乎人固無求於天則人益可無求於人矣天不能令有儒而無墨有舜而無跖有治而無亂自作之自已之吾無以謂天之有固獲之心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天亦惡能一聽其自已而弗求乎夫詩奚以知天心之必有求也聽其自已而既自已矣則胡弗終已之而又繼之以吹邪不遠復無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當其知之弗能已之而抑必謀其復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以知天之有求矣天地無求則亦奚從而見其心哉儒墨之紛舜跖之雜治亂之界有貞明存焉能求之者為天效者也其求之也即天之求之也與



或曰聖人無我吾不知其美以云無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必獲其有我之區超然上之而用天夷然忘之而用物則是有道而無德有功效而無性情苟無德不必聖人而道固不喪於天下也苟無功效循物以為功效而其於物亦猶飄風東雨之相加也嗚呼言聖人而亡實則且以聖人為天地之應迹而人道廢矣自我言之聖人者唯其壹至之性情用獨而不憂其孤者也壹至孤行而不待天物之助道無倚也故曰無然畔援不以道為畔援而後舉無可為之畔援矣非無功效而不欲多得之也故曰無然敬羨不以功效為敬羨而後舉無可為之敬羨矣有天地而不敢效法有鬼神而不求往來有前王而不必與之合有後聖而不必其相知明夷而正其志大有而積中以不敗故聖人者匹夫匹婦之誠相為終始者也宅仁而安信而不渝神化無畛而逢其原耳自心思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之謂也

帝之則不可以識知順與蟲其肝鼠其臂柳生其肘鵲巢其顛與天下為嬰兒而食豕如人然後可以順帝之則乎不吾說詩而率天下以禍人道也有餘故知幸則之順舍識知而蔑以順也且孰使夫人之有識知哉我能之與抑天子之乎天子之以識知之能而立則於識知之外是故左其塗以導人之弗能順之也抑天立則於識知之外而命人者以識知之能抑不知天美從於帝則之外詭得此識知而授之有生者也夫物者則之物則者物之則其不相違忤也久矣然則帝則與麗哉麗乎識知而已矣人視禽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禽若也君子之視庶民則已順矣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者恒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綱紀察者道之昭著也綱紀斯而不迷昭著斯而不昧舍此帝則則君子亦將安順哉雖聖人未有能違者也然則詩之言不識不知者何也曰為伐崇言也先其事而無觀當其事而無欲時至事起毋貳爾心而不以勝敗疑然而大功集天命至矣不識不知為吉凶與喪言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聖人之所不屑用其識知者此而已矣非以語於天德之達也

天不靳以其風日而為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態而為人賞無能取者不知有爾王在靈囿鹿鹿伏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適然而遊鹿適然而伏魚適然而躍相取相得未有違也是以樂者兩間之固有也然後人可取而得也兩間之字氣化之都大樂之流大哀之警暫用而給終用而永泰而不憂其無節變應而不爽於其所逢中和之所成於斯見矣矣必隨耳目以絕物而致其情哉王者以之感人心於和平貞士以之觀天化以養德一而已矣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是後之乃以先之外之乃以存之計不越乎尋尺之私逆用其衝以利賴其所欲為為此說者不謂之小人而不能免舜之不授天下於子非以全其子也三代之家天下則以利天下也家天下以利天下則欲固天下者先固其家視其子孫之承景命席尊位奠磐石以為天下效故謀之密持之固防之密而乃以不更乎唐虞公天下之心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大云者時通於十祀而義深於四海之謂也苟視其子孫長保威靈以為天下治安之效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為不昭昭乎揭日月以行之哉周四遷而定位五營而定鼎合數十世之君子謀一姓之鞏固而天下之免於水火者數百年不知者猶為之說曰建都於無險之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之所以公天下也之說也視天下之興亡生民之生死如棄者不定之基也亦愚甚矣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以為貞則天下亦安足紀哉上帝居歆胡臭冒時則天之所散亦時而已矣而況於人乎夫至於時而可以貞矣驚時之變而不據以為貞將天下終無吉凶得失是非逆順合離之十紀而變亦不足以立又從而為之辭曰之十紀者非天下之固有而可不設於心者也雲門韶灌之音饗爰居於魯門而悲鳴去之耳無適聲矣毛之嬌西之施魚見之而潛鳥見之而飛目無適色矣即且甘帶鼠食已菽而肥蟪不飲而蟬以飲飽口無適味矣盡畏牡鞠之重芻黍趨不潔而如椒桂鼻無適臭矣祭非堯之所是鳥反哺以為慈慕以不盡食其父母之為不孝心無適賢矣唐虞之所賞羸秦之所誅漢晉之所崇懷高之所怪時者不足紀者也而亦惡用紀之為嗚呼為此說者知時之變而不知變之貞以召疑懼於人也而況上帝哉當其未為人不知畏死矣當其既為人不知畏不死矣當其未飢視炊者之何疾矣當其已飢恐炊者之不疾矣必欲去其貞而因時之變則胡弗死邪胡弗勿炊邪是知時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故先時者乘時者也後時者因時者也然後其及時者安時者也斯則以為時之貞也夫且歆之而況於人乎易之時六十有四時之變三百八十有四變之時四千八十有六皆以貞紀者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貞者天之幹時者天之恆何以知上帝之歆哉知之以此而已



愛行葦者護之以牛羊君子辭也葦之敦也密羊羊孰得而踐履之哉不慮其疏而慮之於牛羊故曰君子辭也夫人之親親尊賢信友而不令其終者吾知之矣其下者溺私孽而毀其恩則護蠱中之非其作意於忍也其賢者善疑而生其枝隙生於內而後惡人乘之非護蠱之能先中也如是則防賢者於所獨破庸人於所聽非拔本塞原之道乎然而君子弗然病在本原而舒求之枝葉養其仁也求入於仁愛之誠而弗養之其弗激而增其卻者鮮矣故鳩鴉迫而控庸人者也舍其護蠱而祇動其心伸庸人以在己之權而庸人興矣行葦舒而戒君子者也不憂其內枝而但慮其外聞全君子以不昧之恩而君子益恥於薄矣曰行葦而既敦也吾不憂其莖相抵而葉相搭也憂年羊而已矣夫果孰為之牛羊哉苟無牛羊而莖體枝葉之相為親比惡得有疑悖之生於其心邪方在葦而不忘夫怒然而其怨也旁焉而不觸則方怨而固不失其葦於是其葦也深植而不昧夫怨而可以羣葦而可以怨唯三代之詩人為能無他君子辭焉耳

昭明天體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維天之體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體富有而不吝於斯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窮於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不達其說者曰天唯以其靈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真端迴脫根塵靈光獨露之說也是抑異端如影赴燈奪舍而栖之說也夫苟生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廣引之不長澄之不清增之不富人之於天終無與焉已矣是豈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後閱歷萬變之知能而豈其然哉故詩之言天善言命也尤善言性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有萬年之生則有萬年之明有萬年之昭明則必有續相介爾於萬年者也此之謂命曰受性日生也

善畏者不畏於晝而畏於宵宵之與晝奚別哉目不睹焉耳火麗於天曰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順則命無不休矣順乎休而休於衣鼓琴無作也順乎不休而休於夏臺美里無憂也濯志振氣揭日月以行中天萬行同條而共貫惡有不令終之疾惡乎故君子之令終令之以高朗也夫天下何畏而又何疑邪鳥元而已矣鸚白而已矣水寒而已矣火熱而已矣民之情飲食男女而已矣民之性高明沈潛而已矣君子道而已矣小人利而已矣禍極於凶死而已矣福極於貴利而已矣善吾揚之而已矣惡吾過之而已矣天下何畏矣以容吾疑天下何人矣以生吾

畏宵宵晝也不見皆於昭也天不能違之而險阻順令終有傲無不休之謂也嗚呼無得於此者仁聞而柔弱義門而下迫禮闕而蕪雜知闕而纖曲信闕而困窒受生昭昭之字無往而不闕而德亦不終吾不知其何以為君子也劉子曰威儀以定命也形函氣氣御神神受命命集於形而表裏主輔之權逆相為王是致氣憂者其義則虛者其禮蕩也遷者其信違形鈍者其知促容汰者其廉伐義則禮蕩信違知促廉伐則心不足以存而其仁仆曾子曰以友輔仁輔之於威儀也雖然友之所輔止此而已矣選朋友而攝心吾莫之能保也何也心非攝之所能及也獨至則安倚以至則危動於譽問依於形模以效其至則固迷而未得迷而未得則不旋踵而失其欲攝之初心而又奚以相攝邪故曰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蘇武不望攝於李陵心異而情無猜故朋友之道可不絕也二唐待攝於兩龔心似而失之於旋踵無以相報而益以相悖而朋友之義絕矣故朋友者恒道也深求之威儀之餘而攝以心是浚恒也浚恒之凶必矣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老氏之言何其似洞之詩也雖然其用心之厚薄遠矣君子不忍棄人故善用人不忍棄物故善用物以功效勸天下於善之塗而不役天下以收其功效故豈弟之德流焉父母之道也然後知彼之用人物者權虜之術也行濬之水而納之於裡祀則天下之不勸者鮮矣非為餘饒故而洞酌之也為餘饒故而酌之則既無憚於洞而何有於濬乎洞酌之又浥注之非餘饒之必待此而勤勤焉及乎行濬之化為清泉而君子之勞已久矣使移其勞以求激激之流泉於得之也不更多乎以術言之謂之不善用人物也善辭故老氏曰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失以得資毀以譽資敗以興其用天下也猶仇敵然不以民為子女而以為仇敵民惡得而勿仇敵之哉吳王不庭賜以几杖漢所以忍吳怨而禍發必冠也老氏之術自以為工於逃禍而適深其禍君子視之祇愚而已矣

班固有言司馬相如頌功述德忠臣效也賢遠遠矣議者非之以為導諛啟驕不可以為忠不如遷史之為遺直也之二說者各有挾以互競君子奚以折其中哉夫不觀於周公召公之道乎周公之陳無逸也抑天子而均諸南畝之子戒逸諺而無望上智之情警之以民情則曰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呪申之以禍患則曰怨有同是叢于



厥身恍之以生死則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何其甚相詛諤而不忘也召公之歌卷阿也遊亦伴焉馬休亦優游焉車之多馬之馳殆乎子虛上林之所鋪張矣梧桐之生鳳皇之鳴殆乎般般濯濯之所夸耀矣性之彌土宇之厚殆乎大人中州之所虛祝矣何其嫌於導諫而不戒也乃固以是譏遷之非忠而二公協於一以相友夫子雜列之詩書而交不廢君子小人厚薄忠佞之分不可不察也周公居尊親之位任附託之隆先事以甲憂危之警無已而苛言之藥石之愛也馬遷以刑餘無諫諍之責後事而摘毫毛之過微文而深中之怨毒之情也成王撫末甯之宇殷民睥睨於其側二叔之餘黨搖蕩於其間四國現其憂喜以為動靜召公從容樂豫張大孺子以早服疑貳銷萌之大猷也漢章承忠漢之餘席大定之勢四裔無警隴首無諍昌黎之氣已盡其心目班固補誦過情狹小三五而益以忘其憂恤勸淫之邪術也故厚與忠道異而相得薄與佞情同而相非宜夫二公之協以成而遷固之訟不相下也或直或曲或實或浮觀其詞審其致論其世無待鈎考而見其心厚不嫌佞忠不嫌薄貴乎聽言者之聽貴此而已矣羣言訟於廷而辨者不亂君子之迹孰得而借諸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燥而暄風相迎感暑且清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報也六月者菁莪之報也民勞者卷阿之報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風者民之相為咏歎者也民用莫若情情之得失莫若厚薄柏舟薄之反厚者也而關雎鵲巢之遺民不可理矣小雅上之以勸下者也勸之也必以功之盛衰若生殺為功於生不期而感矣為功於殺雖功而衰矣六月以武事勸其下授之亂萌而不可輯矣大雅者下之陳於上者也下陳於上而諫之道之恒也兩下自相為陳而覆陳上意以諫下道之反也下需上之諫而無望其諫上則美無與成惡無與弼卷阿之道喪而上下無紀矣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臣也無能為益而待益於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末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為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進之勢無疑似之嫌也

匪人之相接望而知其為不祥之氣者有二曰惛惛也繾繾也不必其挾無良之心成乎醜厲而早已為咎之府矣抑有甚焉者載不祥之氣而挾無良之心則二者迭用而不測其所徑俄惛惛矣俄繾繾矣以其繾繾行其惛惛矣以其惛惛致其繾繾矣數迎數隨數怒數喜數吐數茹語於庭笑喧於室耳為之瞶目為之榮堂廉之下為之暗如長夜日沒月生而不知息然後以亡人之國敗人之家疾速而不可救藥斯其情偽亦無難知者而庸人舉肺附而委之不亦哀乎人之有情也新晴而不喜靈暄而不憂波沸喧喧而不懼霜清月澹而不過必其非人而後可也惛惛之繾繾之以繾繾惛惛之以惛惛繾繾之靈浪百變而不出兩端乃且樂與之流連而不反此豈猶有生人之氣哉然而取亡之主召辱之士甘授以身心而不厭嗚呼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火之魂棲於陰魄蕩其守高天不能為之居果日不能為之照呼籲沈浮而大命去之古今敗亡之相積未有不繾繾者也高朗之士旁燭其表如聚蟲之吟於幙引身而避之爾俟終日哉

厥名利之惛惛而移之於酒博劉景光孟祖以逃凶而入於辱其免於凶也幸爾舍房帷之繾繾而移之於泉石王維鄭虔壯夫之氣已消求其遇賊而不淫也容可得乎故之二情者血氣一相為引此入彼如蛛絲之縈蟬翼勇邁以勝之而不克清滌以離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嬰者鮮矣雁鳧之喧囂燕之媚物固有之而人弗求勝焉則心死而身亟隨之何所容其幸免哉夫君子之欲懲此也將如之何既醉之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勿抑務此而可乎

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修辭修辭而後誠可立也誠者何也天地之撰也萬物之情也日月環而無端寒暑漸而無畛神氣充於官骸而不著生殺因其自致而不為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則厥無端而投之則驚前有所詘後有所申則疑數見不鮮而屢溷之則怒無可厭而後散無所驚而後適無所疑而後信無可怒而後喜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輯而已矣萬物之榮生擇而已矣輯而化泮擇而志同天地萬物之不能違而況於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立誠之謂也誠之弗立拂天地之位利萬物之幾行其小智以騰口說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乃驚疑厭怒而不可載辭也者非必有損於天下之實也而如戾氣之以厲民視無可見聽無可聞觸無







威德容貌若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賈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故山伏地下曰謙陵夷以艾其隅之象也而山之為山隱矣積磊柯險富於厚貌之中謙其非威德之卦與以語乎吉多得之矣貞則未也

魏無忌之飲酒近內也阮嗣宗之驅車慟哭也王孝伯之痛飲讀離騷也桓子野之聞清歌喚奈何也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履迷亂淪胥之世抑將以是而免於咎矣夫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則豈非智之窮也乎智窮於窮塗而旁出於歌哭醉吟以自遂雖欲自謂其智之給也而不得然則雖欲謂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夫智者進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耳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矣恢恢乎其有餘也使乎其不見難也天下不見難則智不窮於進身有餘則智不窮於退身數子者皆思進而為於天下矣履迷亂淪胥之世塗窮而不逞一往之意折而困於反唯其不知反也是以窮也夫反而有耳目官骸氣體語默之無窮者雷雨滿盈容光必照是豈非天地日月之藏乎而一以

憤然用之哲人之愚洵哉其愚矣亦職維疾其疾也誰與瘳之哉麟可獲不可得而屠之鷹之也鳳可衰不可使帶雖離弗翩翩也天下悲其窮而麟鳳裕裕者哲人之量也故處迷亂淪胥之天下惟衛武公之獨為君子而令終報焉雖然衛武公之得為君子唯不期乎令終之福而已矣彼數子者全軀保妻子之心有以亂之也

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志雖智雖僻操行雖矯未有通而尚清狂躬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莊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時以推之勢以移之智不逾於莊列管商之兩端過此而往而如瞠者之雷霆擊者之秦華謂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則推而移莊康阮籍於兵農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張湯劉晏於林泉之下我知其必莊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後互移故管商莊列道政而趨一也一者何也趨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於利此之謂也孰有當迷亂之世上不獲君下不獲民志勿為之芥皇然念四國之訓乎隆謀四國之順乎謀唯恐其不計而不憂其大而不容乎猶唯恐其不遠而不憂其深而逢忌乎能此然後一旦舉六守以任之目昭心曠習於光大而銖兩之計穴罅之智不足以動其心而成其大業退不見有生之樂也進不見天下之利也故君子之視察察之智放達之識如盤岳而已矣知之所不及無適於守

舍其益及其害舍其害及其益其害有定哉  
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謝安之所服膺也賦詩可以見志安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遠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之而生其故賞哉豆區之計不足以舒神食卒之辭不足以愜聽尋文之圖不足以暢思猶語之說不足以刺幾久矣謨之大猶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塗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而已矣小人不如此無不踴焉君子之知樂此無不理焉履履之細生死成敗之大皆其適也芥穗而適於遠四海萬年與亡得喪而如指掌之間也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元泚水之功孰云幸勝哉於佩之下我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衛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安而不相違得之於心迹之表矣

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難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斂而一心推移于反各伸其說以致其圖度規其大則眉睫不見豈其小則泰然不覲畏以持則聞聲而震德以壯則沫盡而辭不窮小人之為爾者無他固念厥紹而已矣大哉紹乎千里之可以跬步臻也千祀之可以寸心裁也白刃之可以清晏承也林第之可以堂皇治也無形之可以有形接也天之以之繼而生人人以之繼而成性故曰繼之者善也匪繼弗善也紹之可弗念哉嗚呼揚雄投閣謝朓扁舟王旦垂老而莫天書蘇軾窮邊而依空教雖黃之口未乾貂狗之續相比恒德不守而或承之羞其羞者即昔之所羞為者也而不亦悲乎故曰君子有固善小人無固惡其有固惡也惡之所行而不失其故則惡亦損矣夫君子於洒掃無小也於計謨無大也於夙夜無短也於遠猶無長也於戎作蠻夷無危也於庶民小子無安也於屋漏無靜也於不虞無動也於神格無幽也於手攜面命無明也於先王無順也於迷亂無逆也一日之始百年之終既老之知小子之戒險而易阻而簡獨而畏遠而遠豈有他哉念厥紹而已矣

屋漏之警其作聖之極功乎未可也力乍取則時過而衰意有注則當前而不覺故曰未可也且夫人之情質有畏明而不畏暗者矣有畏暗而不畏明者矣剛以質者畏明而不畏暗柔以夫者畏暗而不畏明之二者得失均也畏暗而不畏明者持已專也畏明而不畏暗者為己篤也而徒警夫不畏暗者抑俾之於焉於與空而蕩然無忌於堂



皇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為偏警於屋漏則度之於屋漏而過之乎故知學者知其不可射而已矣神唯恒故幾也恒無往而不幾是故隨言焉而見其幾也發言而見其幾者人之見之者然爾神豈於此而幾哉故曰不可度也是以知學者學其不可射者而一矣蓋終身之時而無可射也大音有希聲焉大烹有淡味焉絳繡有隱色焉人之所不可視見聽聞食知味也莫此甚也若夫微而嚮鉅藏而嚮顯近而嚮遠則日趨於著暗聞之且感者矣故曰相在爾室非遠而獨居之謂也身馳於四海言滿於天下行加於蠻貊遠心者視之爾室隱矣乃前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今猶是身也後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他日猶是身也當此時也不有爾室乎宜以爾之方在彼而不在此而遂謂無室也殺人之中有禮焉尊祖之側有戎焉威加四海而肝膽有其勇怯恩施萬邦而心氣有其和戾神之格既不可度矣得之於表喪之於裏得之於表皆神至而我不至者也禮樂刑政異而非其屋漏故知知道者知其不可射者而已矣暴與藏一也治藏不如治暴是不知藏者也藏之且暴不容掩焉雖然猶易也治暴不如治藏是不知藏者也暴者之有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遺神已而伸者固神也非既有形而神遂亡矣至此而後密矣索無聲無臭之精於聲臭之末乃尋迹而求亡羊之術也體無聲無臭之載於喧闐必安之中斯扣璞而取和璧之道乎故學道者學其不可射而已矣蓋天下之境而無可射故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互藏其宅而隱顯無間豈偏重於不顯哉故君子之言詩絲不愧於屋漏又如道焉迨於不可射而後至矣易簡而久矣

人情之無端是其非非不言而一任其自然此齊物之術也弗獲已而於不可治之世議處已之道姑用此爾乎抑之詩曰民各有心非不求明也非忍聽之也無不求明之心而後可用晦無忍於不治人之心而後可離人而珍其獨雖然既存乎其時抑存乎其位矣古之諸侯非後世之卿士也有社稷則有宗廟有宗廟則有族姓有族姓則有臣民神於我而興廢家於我而全毀舉國之人於我而生死抱其孤清以與狂愚者爭一不勝而血塗於野屋加於社祖禰餒於荒塋世胄之子孫夷於草莽祇以斤斤爭一日之明弗忍於所疏而忍於所親故曰民各有心唯衛武而後可也漁父欲以其道易屈原之清醒楚老欲以其情惜龔生之膏蘭重晦而安於忍又奚可哉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己天地之妙不可以憂慮求者非夫人之所敢學也

兩間之氣常均均故無不盈也風者呼吸者也呼以出則內之盈者損矣吸以入則外之盈者損矣風聚而大九聚而大於隱聚者有餘有餘者不均也聚以之於彼則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至於大聚豈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所損者空矣有空大谷此之謂也空而俟其復生則未生方生之頃有窟空焉故山下有風為蠶腐空之所釀也土滿而荒人滿而餒枵虛而怨得方生之氣而搖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響應貪人敗類聚斂以敗國而國為之腐蠹乃生焉雖欲弭之其將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物之理所以叙天之氣也

無君子則小人亦奚以濟其惡倚門之繡紅女之絲也怒馬之秣力農之粟也公孫宏之安汲黯之所鎮也李林甫之威姚崇宋璟之所飭也種放之名陳搏魏野之所感也君子有不言之訓不為之功不乞之貨死者生之悻者榮之弛者張之施及於小人逆用之而猶足以赫凡其所以赫者皆即君子之所陰也為君子者奚弗以自信而抑又何責焉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所然受之而已

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為之也因周召之作被之於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侔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寡過文武之澤永矣周之凌遲而東其孽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凌遲而黍離其筆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於齊而為之域徐儼然稱王而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燿然且震而矜之以與文武之豐功相侔宣王之為王亦未矣末王而尸制作之功何其不知慚也不知慚而矜之其稱引也曼其條理也麗煩而不飾鉅而不經豐如饒富大醫而不擇其精吝如扣土鼓以東茅而不宜人之聽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末有不無以游者也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貴以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紀其績而揆以此出入於大明皇矣之間諷賓客而動鬼神而後文武之澤斬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誦崧高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即其詞審其風核其政知其世彼善於此而後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



非庸人之善不足以亡申伯之南王寵其舅何所裨於宗周而曰戎有良翰哉一傳而戍周之社稷者申也再傳而折入於楚者申也斯其以為良翰而周人喜之矣周不建申楚不窺謝周不戍申楚不有申舉先生東建之諸侯無能撫之以為屏翼而託肺腑於私親弱植其新造之邦而厚憑之盛廷之士所怙以翰南國者心力盡於此乎如其心力而盡之則喜盡心力以孤注於斯而惡得不亡邪悲夫庸人之寢焉與焉食焉與焉皇皇焉求之而恐弗遂遂其所為而眉伸目潤心洋口哆者咸若是非舉東晉之心傾于王庾枯汴宋之目屬於種姚舍此無復寄其憂喜情已枯智已竭而後國家隨之有識者所為長太息也

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愜其願而欲之以為厚也嗚呼是不察之論也誠為其所當尊而親之必天性之戚非其私暱矣豈察私願之得愜而以欲者為厚乎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非擇而與之因五十國之墟即其疆而國之爾召公之賢召公之功召公之親不下於太公而封於燕矣沙磧苦寒幽遼磽瘠人民獷悍而密邇北塞殆將非人之所處也先王不刊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於利之外以此為厚而親賢亦安之矣恩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授之樂土故為地擇人未聞為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於利者漢有矣我國爾居其如南土豈稱之而上下不以為慚故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習以為然而謂擇地者之果聖也又奚怪乎君以是厚其臣父以是厚其子故蹶父為女相彼擇山川魚鳥文皮擊革之淵數厚植以快閭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相承接沈湎以貨賄貪色之中而人道之異於禽豕嗚呼無幾矣漢高之於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紹魯儀之於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鄧子之好不終西周亡蹶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為厚君子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

傳曰衰至而驕何言之驕者盈之徵也血溢氣銳險阻不知而多求於物皆盈者之召驕也雖然盈而驕者必其未嘗盈者也未盈而驕則其驕也固衰矣未之能盈而粗有所至矣宰執之而後為已能坦然靡所疑慚而後驕成而不能自抑天下之大萬有之富豈置之而不能取益故曰衰至而驕盈者不與焉古今遠矣其學於六藝者取矣節操軀而彈心各有所遇焉何居乎吉甫之自賢即人之稱之者莫如與吾以知人之稱之者固不然也文王大明其頭矣乎鹿鳴四牡其好矣乎關雎葛藟如清風矣乎為彼者未嘗自居也而天下不可掩也雖然猶獨至而無攝美者乎攝美而均至之洵唯吉甫矣予我知吉甫之靡所疑慚者貌取而無實也文侯之命美稗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慚焉於高蒸民夷稗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慚焉古今遠而不能屈則寸管為長四海廣而不能游則尋丈為闊陸雲且可賤貨以奉馬頰潘岳且可發篋以遺賈謚吉甫亦奚斬而不能故曹植自以為周公孰曰非周公焉杜甫自以為稷契孰曰非稷契焉韓愈自以為孟子孰曰非孟子焉驕已以驕天下而坦然承之暴濤之與不憂其涸吾惡乎無疑而不代之慚邪文章之變古今亦畧可覓矣周至吉甫而雅亡漢訖曹植而詩亡唐之中葉前有杜後有韓而和平溫厚之旨亡哀而驕驕而衰不可振衰衰中於身其身不全衰中於國其國不延楞然之教風起賴鳴怒號而遽止苟其有忤心而挾生人之氣者弗屑久矣

關故弓而張之未遽絕也因而弛之往體既廢宋體因之以遠然後不待再張而毀矣漢元唐懿宋理之所以亡繼張以弛而弛之筋漆也筋漆之有周之弓天下之至調者也厲王蹶而張之筋漆解不絕者無幾宣王起以柔道承之庶幾釋天下于東溼乎苟明于上下張弛之幾固不於宣王之世而勸以柔也奚以然邪上下之際有相化者焉有相激者焉明於數者明此而已矣上淫則下靡上固則下陋此相化者也以其有餘力而與上相師者也上暴斂則民不奉上上淫刑則民不畏死此相激者也民困於力之無餘而敢於逃法吏緣於上之已甚而乘間以讎其姦而天下之綱維紊散而不復收矣然則宣承厲後繼之以張而民益怨繼之以弛而民益姦危亡之勢其數正均故漢元唐懿宋理之覆敗差緩於胡亥而其必亡均也故懲蹶張而改轍者必濫於暖昧疾呼不聞抵擲不怒以成乎從容坐嘯之朝廷而天下已解之紐益叛散而無倫不幸而以此為尚未有能延之再世者也嗚呼宣王之所與治內者山甫焉爾所與治外者申伯焉爾誦申伯曰柔惠惠以柔也誦山甫曰柔嘉嘉以柔也之二子者既以其暖昧媚嫉矯榮夷之徒虔厲之習以要一時之譽尹吉甫又從而獎之則當其拱手哆顏彼笑此頌三揖百拜延犬戎而進之微幽王其能以再世哉故曰溺者必笑矚者必笑矚於心者人也溺於險者天也人動而天應之而其笑也均覘國者覘其多嬉笑之子而亡可計日待矣



何以謂之陵夷陵之夷而原漸進而下也故陵之與原無咎者也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響隨之為暗風之試於霜午憂亂已垂者莫之觀焉耳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響隨之為涼颼之颼於暑晝恬治而驕者莫之覺焉耳夫觀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響乎而幾與響亦非乍響者也詩之情幾也詩之才響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而更有早焉者故曰雅降而風黍離降而哀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眇與閔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風與雅其相為眇大矣而黍離非其眇也莞柳而下幾險而響孤瞻印而降幾危而響促取而置之黍離之間未有辨也故瞻印之詩曰心之憂矣南自今矣生於心動於氣淒清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進以漸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為黍離印者密而察之漸迤之勢幾愈微響愈幽非曠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

詩廣傳卷五

周頌

延陵季子之何所覲邪而謂詔曰知天之無不暢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故子曰知德者鮮矣今天天之德元亨利貞也人之德仁義禮智也可知而可言者也雖然言仁未足以發人之愛也言義未足以發人之廉也言禮不足以發人之敬也言智未足以發人之辨也非言之不足以發也發之而無以函之也故曰知不言之言者可以言言謂其函之也妄者曰照之以天則抑不知天也不言以函言而後仁義禮智無不函焉斯則如天之暢如地之載也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遺音也非其澹也為八音函也清廟之詩盛德無所揚詡至敬無所申警言人之志平人之氣納之於靈承而函德之量備焉故以微函顯不若以顯而函微也以理函事不若以事而函理也用俄頃之性情而古今宙合四時百物賅而存焉非擬諸天其何以俟之哉張子之言天曰清也虛也一也大也知此乃可以與知清廟矣

天有所為天文王有所為文雖然以天為有所為天則天之體孤矣以聖人為有所為聖則聖人之德私矣萬彙之主何主輔焉百靈之動何樞機焉無已而五殊焉五殊之變不可以數紀矣又進而二實乎二實之化不可以象操矣無所不一之謂一有二則非一也而孰為之唱和乎而孰為之臣妾乎無唱非和無和非唱無臣妾而不得為君主時不得而先後焉故曰不已也勢不得而令共焉故曰純也純一不已而天奚有所為天聖奚有所為聖哉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物皆天也凡天者皆其所以為天也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學教皆聖也凡聖者皆其所以為聖也不知德者惰於勤而覲以簡荒於顯而息肩於微荒隋之情不自勝而後異端中之或曰機也而有巧詐之聖或曰要也而有挾術之聖或曰頓也而有滅裂之聖或曰密也而有覆匿之聖必為之言曰天有所為天聖有所為聖而後可文其荒隋之實聖乃不可得而學天乃絕於人之心矣

崇德報功祈福三者祭之秩也非祭之義也舉是三心致之社稷山川而弗忍况孝子之享其親乎陰陽之良能人之性也吉蠲之精意神之著也用神之著者有事於己之性己以崇以祈以報則二之矣故曰弗忍也已况孝子之







恩之不懷而反見威天將無怒邪亦姑任其不怒而因不為顛倒天下之權而吳况天哉以聖人為有顛倒天下之權者必若蘇洵者而後成乎無忌憚之言而不慚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昭然出身以與天下相蘇未有以權為憑藉者也故唯知恩威之合者可與紹天矣恩之即威顯諸仁也威之即恩藏諸用也嗚呼至矣萬有之情不順之則不動百昌之氣不動之則不振積習因循之染不振之則不新人情隱而為遠之天道湮而為疏之洋洋乎王者之志氣淫滿乎天下馳驅淡蕩開心竭才以用物之宏愚不肖之心情才識不足以載馬臂耳之不任乎雷震則雷震之聲溢乎耳而盪乎心矣錄今念之以臣代君以侯易王舉不寧之世而一旦戡戈棄矢馬播棄之士名不出問問其敵之客志不在王廷擗微發兩核心易志一旦而胥志於在位馬凡目不足以察其赴景之形凡耳不足以審其趨壑之響凡心不足以測其方春之榮矣故一文一武天之大用也一舉一錯天之大衡也其舉而加諸天下則大仁也威莫威於大仁而義次之即此以疏天下破其心才識之眇而儉發其榮則震聲威抑以仁天下而莫之或侮故曰以恩合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仁配天則不怒而威矣矣而不足以父天母地為天下王哉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懷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後可以得似乎其先矣故功非其所揚也揚其功是方社之祀道非其所擬也擬其道是警宗之奠也孝子之事其先惟求諸其神乎神則無所不泐矣虛無節者神所流也實有節者神所覓也於物而見之於器而見之於牆屋而見之於几筵而見之於繡繪之色而見之於歌吹者擊之聲而見之於彼乎於此乎入其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無一之不合不漠而後其神決也其尤者則莫甚於髮鬚之心詠嘆之旨也從空微而溯之溯當日之氣象而儀之功錄是以興道錄是以建斯先王之所以為先王者乎方求之胡弗即此以求之也故祀文王之詩以文王之神寫之而文王之聲容察矣祀武王之詩以武王之神寫之而武王之聲容察矣言之所撰歌之所承聲之所宣無非是也文王之神肅以清如其學也廣以遠如其量也舒以密如其時也故誦清廟我將而文王立於前矣武王之神昌以開如其時也果以成如其衷也惠以盛如其猷也故誦執競而武王立於前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鐘鼓載之喧喧馬鬣管載之將將焉威儀載之簡簡反反焉醉飽載之無不載矣見其在位聞其聲聞其歎息之聲即其事成其詩歌亦既見之於斯聞之於斯矣此所謂傳先王於萬年而不沒者也故曰唯孝子可以享親

從後世而言之衣食足而後義禮興從前古而言之匪但此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希無不幾希矣以食也者所以資生而化光者乎燧農以前我不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信而親意者其僅燧光之察乎昏墊以前我不知也鮮食艱食相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為之不平軒轅之治其猶未宣乎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蒸民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此蠶爾介皆陳常焉后稷一之也故帝貽來牟豐餽貽矣性情貽矣天下可垂裳而治性情足用也食也者氣之充也氣也者神之緒也神也者性之函也榮秀之成膏液之美分鄉之發是清明之所引也柔懿之所醞也蠶潔之所凝也甘不迷苦不煩燥不悍溼不淖擴無所生淫無所滂慘無所激滯無宛狂無所助充生人之氣而合之理生人之神而正之然後生人之性而中之故曰莫匪爾極極者性之中也於是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然有紀於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天成性也文昭質也來牟率育而大文發焉后稷之所以為文而文相天矣嗚呼天育之聖粒之凡民樂利之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天運替人紀亂射生飲血之習且有開之先者吾不忍知其終也

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謂知其損益也然則立仲尼於贏項之餘通周之變必有損周之道者矣所損者聖人知之但云可知不即與子張言之世儒察識不逮顧孫習詩書之美而美之心無適美又惡足以測其斟酌乎聖人亦非悶之也而終悶之何邪損者非緣前王之溢量已無而待艾也益者非緣前王之闕失有卻而待補也凡前王順天之德極人之情行之而王業成頌聲作天下利賴之無窮矣乃聖人通變以心知其美又知其損益下言之而如道生人之願是以大猷未飭以前不可啞以言也雖然聖人嘗言之矣學聖人者嘗言之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聖人之言也許行為並耕之言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不用於耕學聖人者之言也君子之道窮者達之所施其賤其流者不疑其源故孔子不學稼而孟子以耕為小人之事三代以下粒食具而可憂者不在之志見矣周頌存者三十一篇而農家之言四錄仲尼孟子小樊遲斥許行之旨而通之損周禮者其在



斯乎 言有疑於逸諺道有疑於匏落事有疑於荒亡聖人不能急喻之人而千歲以後皆先王之大美抑人情之大願也斷然而無忤其亦孰能得之哉雖然夙萬乘之駕集有三事之俊傑進靡首以謀其升斗歌詠長言以歆羨之將無元后之為生民計有大於此者之姑置也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食可去矣且夫興之而不興速之而不速威之而不威嚮之而不嚮者民之廉恥與其行誼也若夫不待興而生心不待速而趨時不待威而恐後不待嚮而爭先民之於農事也則固然矣抑從而鄭重之嗟嗟噫嘻以淫泆之乎六國疆秦惟不損周而且益之也歟之耕戰慳之盡力汲汲然以為君國子民之術無以逾此上下交契以謀食而民之害氣以昌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柔柔之亂極矣而其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從鄭則是臣功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也然而道已傷矣後聖之所以損羨疑故無已其楚茨乎意在祀不在食也無已其思文乎道在陳常不在育也雖然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管仲之言也而仲尼固曰管仲之器小也

振鷺為客勸也而仲尼固曰管仲之器小也 敬也有客戾止永觀厥成然且唯客之敬何也古之王者以客為榮無過而不榮之也效四海之扣動之以聲容際虛入漠流盪充盈大明其豫以綏昭明悽愴之涉降匪他是祭而榮客之觀故曰無過而不榮也斯道也匪直周道也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崇賓如祖綏祖如賓舜虞說周一致矣夫虞周則非一致也虞賓讓之裔也周賓勝國之尊也其讓不忘其勝不慚嫌疑悉捐而胥於一帝王之通理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形相拒而猶親也時相聞而猶親也從其類而已矣俱為帝皇之裔同受皇天之祚德相逮如手授馬功相及如武接焉精合於靈氣應於幾拒之而訢聞之而密通揖讓征誅之變而視猶一致人之所從神之所欽大禮之所洽大樂之所綏一而已矣彼夫必疑必問而恩禮不及者嘉禾不與燕麥同隴仁禽不與妖鳥同巢雖其異慎其同大統以正大義以明從其類而不可亂久矣錄斯言之劉宋章詹相大有為之君革命創制無能觀通行典求趙氏之後而賓之區區於賈的喇之侯封不已慎與嗣是有與有道事君者茲焉永鑒哉

以待之也待之而後生生而徐盈藏於愛之宅愛繫其外而不易出是以迫之而浮夫天下之不浮其敬者鮮矣浮以為敬是中無敬也以其中之無敬億中之固無敬也於是自外生之嫌而義外之說立矣雖雖者何期乎肅肅者能弗生乎君子謀其和不謀其敬知敬之固有而不待謀也靜居之敬以和其心非以謀敬以謀和也執事之敬以敬其氣即以謀敬唯謀和也莫敬於氣而天下之須敬者次之敬而不求舒而不微之而使昌居之而使行然後有其雖雖而肅肅者徐以盈矣善敬者反之於情致之於氣油然而生而不息故曰君子大居敬言乎其居之也榮吾生榮其所自生也引吾年引吾心也所自生者不榮而榮其生辱莫大焉心之不引而年引焉凡生之日皆死之夜也引其既死之生而永之是名樂生而實樂死也所自生不榮而但生之榮是凡榮而皆辱也以死為生以辱為榮哀哉且以之自願而或為人願之鮑鮑甘濁水以相响夫誰為詔之乎緩我眉壽奚緩邪介以繁祉奚介邪引其孝思則父母憑之以存右我考妣而所祭不昧也然後非死而實生非辱而實榮矣故曰為人子者樂為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事親之日徂耳目口體之尚生而儲為鬼以待死無已而致之於祭乎吾猶人也悲夫犧牲不成菜羹不備衣食不章浮游以食於萬物舉無可安而未即於死如之何其勿悲

情子忌兄弟之孝賄臣忌朋友之忠無德以存忌鄰邦之盛無道而興忌故國之虞非能忌也猶夫替者之相搏不可釋也故曰存者不患道大者不憂憂患忘而疑忌消矣有客亦白其馬視駢猶白猶駢也視白如駢白其馬焉可矣怪者以其弗可也見其可而奚怪也有善有直直道追琢其旅在彼者猶在此也其旅猶吾旅也其善其直則吾善直也福足以懷之威足以攝之信吾旅矣天下未有自有旅而自疑者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信之幽獨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信之天下矣道一而文質一統一而王國侯邦一治一而孫子功臣與勝國之允一也卧赤子於天下之上而不驚假二格以淫威能弗忌焉爾爾鞫棘於而攘大寶□□迹而涉天位者無望之矣

人之至燕也弗待其已至而後信其至也至之以其未至燕者也弗知其未至則戶北燕也知其未至則代之東齊之西衛之北朔之南燕國存於心目他日之至者至此爾故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有其所未知既有矣信有其所未信既知信矣所謂今日適越而昨至也信未聞之中有聲則其聽密信未見之中有色則其明浚信未合



之中有理則其學精於子就之繼猶伴矣我乃以知其將而就者之果子就也而伴與者既皎然於心目矣未襄之於義趙括之於兵王通之於經世荀楊韓之於性恬之以死而徒為天下蠹心腎肝肺之藏無未至之境焉耳  
子曰小人懷土天下莫非土也天子以天下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卿大夫以采邑為土士庶人以田澤為土  
簡篋為土然則天子之有天下田澤倉庫簡篋之積也豈愛乎憂其不固不亦細乎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匪道之憂而土之恤何也曰此非天子之自言也故言所當者誰也誰所宜者人也移以其人而徒以其誼言乃以脗合於道而變不失常又奚病哉天子曰以天下故而我乃為君則天下重於君也而仁建矣卿大夫曰以我天下故而建彼以為君也信天下重於君也而義墮矣堯釋天下而授之舜舜釋天下而授之禹天命難諶而諶其匪諶以釋位而遷之非徒堯舜之有是心也抑湯武之有是心也奚以知其然邪湯武而無是心則醜信道越之禍發於伊呂矣即不然而孟西伯釋兵之謀進而賜履專征之命不行矣湯武之有是心則成康之不可無是心成康之亦有是心故莫大諸侯建於東國而不為是錯之謀制之早也命之不易天之顯道也嗣天下者盡道而無憂事天之理得而也宜恤哉雖然為之臣者則不可不奔相告也何也革姓易服者為人臣者之鞠凶也其為人臣者之鞠凶非但弗忍其君之謂也均是人也而戴之為君貞士之倔強然且有帶索拾黎而不忍於從者矣酌於義而不得弗戴戴之以終身而貞士猶為之殺恥曰吾之所為義屈者此一人而已矣若夫其嘗等夷者也不幸其嘗仇讎者也不幸其嘗遠之擯之者也一旦力屈勢易舍所戴而俯伏稽顙北面戰慄噉其藩而喜見於顏有人之心者尚能忍死於須臾乎故曰革命易服人臣之鞠凶也鞠凶縣於眉睫而不保其巨晚逆端而無以信其必免過為人之慮而不知裁乃進戒於君曰命不易哉為人臣者刺膚之痛弗能以其誠告於君父者也若夫有道之君盡其道而無憂則聞其言而弗驚凡命皆天而得失之故輕於鴻毛矣其驚雖然君之弗驚而未嘗不為其臣恤也臣弗獲已而以義戴已已不能保而俾之移所戴以挫天下之廉恥固人君之所不安故不忌臣之戒而緩之君之仁也  
實充也函量也充其量斯活矣故曰實函斯活君子有取於此以仁馬函之中仁也仁則活之理賅而存焉仁則活之體賅而存焉仁則活之用賅而存焉然而必於實矣函之所至無不至焉與函相得無不決焉函之所透不容已

而透矣然後活矣先此之理待此而叙先此之體待此而固先此之用待此而興縕之乃以網縕之流之乃以條理之運之乃以發揮之堅而樸神塞而形悶者逮乎此而靈善以津淫矣大哉實之以效仁之功乎函之可實也數之固  
有也實之者不怙其固有也而不觀於有穀乎嚮者藏於函而胡以不實也今茲猶是處於函中而胡以實邪春氣蘇之甘泉清之暄風鼓之和日蒸之與水相得與氣相迎而後實於其函夫君子之於仁亦緣是而已矣昔者函於心可以實而未實也今茲猶是函於心而胡以實也學以聚之思以通之智以達之禮以榮之集義以昌其氣居敬以保其神備物以通其理天下皆仁而吾心皆天下矣夫然後實於其函而活弗待於宗朝也實者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而守學焉而不曠盡其實有而不欺者誠之者也然則天其可怙乎哉天能使函而不能使實也乃其必函之者何也曰此貞之起元也不貞則不幹不函則無以為我體我體不立則穀之仁猶空之仁我之仁猶空之仁蕩然不成乎我而亦無以成乎仁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色者我之函也而或曰聖人無我不亦疑於鬼而齊於木石禽蟲之化哉故知神者函者也聖人有我者也有我以函而後可實欲其理乎小體其大體乎人心其道乎活其活而天下之活歸焉知此者乃可與言復禮  
加於天下亦皆我之志氣也取天下則內物而失已攻天下則外已而喪已於天下是故尊生之說匪一歸於善而已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審誠斤斤以其生為尊則會當異以雖然絕人喪我憚善而不為與椿同年與龜同息亦奚以此草木禽蟲之生為保哉彼之言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保之益以患之是以身相齟戾也天與我以豐而逆用以嗇天與我以豐而濫用其豐兩者相若猶于金之子或以侈敗或以吝敗交相笑而歸於敗也同故君子之治人以事天酌之而已矣則亦序之而已矣尤有道焉辨之而已矣酌者何天下所堪已所弗堪浮用以邀天下勿為也已所堪天下所弗堪浮用以折天下勿為也弗以已酌天下而以天下酌已疾言遽色不敢用也序者何意語氣相得而成聲者也志氣度相函而成象者也語固不盡意矣氣亦不逮語矣志約而氣盈矣氣欲而張度欲弛矣勿極語以盡意勿奢氣以追語勿趨氣而枵其志勿取安於度而隋歸其氣即欲盡意無寧均氣以成其條理即欲尚志無寧飭度以舒其文章疾言遽色不知其亡也辨者所宜用天下宜為天下用善者也盡其言誠其容何有嫌



馬不宜為天下用不宜用天下不善者也言之莠一盤一效莠矣容之法一指一盱法矣故言之善危者九詞曲盡廣引而神不隨之流也其流者必其不善者也容之善高拱垂流威感滿態而氣不乘之湯也其湯者必其不善者也是故以言止言不如以理止言也以容修容不如以道修容也直其氣理其魂正其魂緒其神擇其精矣以早服矣以緣督奚以閉其兌矣以致其虛辨者弗啻而啻者不能辨也故曰不吳不教吳者其言以蕩生者也悶之而或吳認其言未有或吳者也教者其容以耗生者也損之而或教者其容未有或教者也紀馬緒馬類馬度馬清馬溫馬氣惡乎蹶神惡乎驅太陽之珠惡乎去人重陽之侮惡乎損心不吳不教胡考之休尊生之道盡矣故即欲尊其生者亦無如君子之得也

周克殷而年豐秦有天下而年豐湯興而七年早周宗將滅而饑饉交斬於四國君子之知天知此者也周克殷而年豐佑有道也秦有天下而年豐存餘民也湯興而七年早孽重修也周宗將滅而饑饉交斬於四國窮凶德也故無所不可為道者理也無所不可為理者天也嗚呼維天至矣以人之知求天之知以人之慮代天而慮求之於聖不該乎愚不肖矣以愚不肖求之不逮乎聖矣上固不及聖下不安於愚不肖介然有其知慮以意天之必然是量蟬首而求冠則也介然有其知慮以疑天下之不然也蟬蠶之有翼而謂龍之不可飛也用此以治歷則損天以就數用此以言性則誣天以伸習夫亦惡知天廣大無往而非理哉昆脛之短鶴頸之長結繩之澁鱣鮪之介竹篠之虛松檜之實不規之圓不短之方不量之度不壽之數舉天下之巧無以致其精舉天下之大無以測其宏舉天下之密無以察其識故曰維天至矣不可以情情不可以識識者也經萬邦屢豐年亦一理而已矣非天之必可邀也

有坐而言曰父春耜而秋經我應食之母書績而宵維我應衣之非至愚昧者誰思語此而抑誰聽之哉齊之詩奚以頌之而無慚邪曰天下者非天之以報功者也是故大德不報大位非報斯二者與天同體天抑不得以之而報人也以舜之孝報以天子則曾閔應有國矣以田千秋之言報以宰相則賈董宜為天子矣是故大德不待報大位者非以報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受之云者任之也勤其勤數其數定其定遺大投艱於武王之躬受之云者無容辭焉爾天下不可為孝且尚知之况君子乎撫則后虐則備后則親以九州儲則覆以九族匹夫之纖惡天子之重負許繇所為避其難成湯所為不釋其懷也衛懿公之好鶴均於林逋而通奚以不裂其肝梁武帝之佞佛均於裴休楊億而休與億奚以不死於餓宋徽宗之嗜書畫均於米芾文同而芾與同奚以不斃於俘武王雖聖何必履髮及以為榮哉文王勤而不敢不受以勤文王數釋而不受以數釋文王求定而不敢不受以定武王之於此

魯頌

有求盡於意而辭不溢有求盡於辭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從其類意必盡而儉於辭用之於書辭必盡而儉於意用之於詩其定體也兩者相質各失其度匪但其辭之不令也為之告戒而有餘音是貽人以疑也持眩其辭而恩威之用抑驕為之詠歌而多其意是勞聽也窮於辭而興起之意微矣故詩者與書異墨而不相入者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則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則嗟嘆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於輕微幽淡之中終不於言而邪足邪故書莫勝於文文者兼色者也詩莫善於章章者一色者也方欲使之嗟嘆之抑欲使之永歌之終欲使人舞蹈之而更為之拈初終攝彼此嚶聲煩心口促氣全涕笑謹嘖而罔所理又奚以施諸手足而喻於行綴乎故備眾事於一篇述百年於一幅削風旨以極其繁攝淫泆未終而他端攝進四者有一馬非教辟煩促政散民流之俗其不以是為詩必矣魯頌之於詩教辟煩促政散民流之音也故孔子曰周公其哀矣先公之教未亡風雅之遺猶有存者其唯駟乎數馬以彰國君之富猶其類也長言而不厭猶其韻也終篇而不及他猶其章也建安之所不能竊正始之所不能剽長慶之所不能攘末絃疏越之風懸留此馬難到之頌可矣

心各有鄉而不相越道各有宗而不相謀風各有沿而不相雜亂之者其淫人乎其矣魯僖公之淫於齊也澹以不忘舒以成柔以則者周公之道也昌而緩清明而和微至而斂者周公之詩也有馭之聲胡為乎奏於周公之庭乎一往而極儼而蕩乘凌而不必厝之之安以之管則急以之絃則繁以之金則曩以之革則歷以之盤旋於舞蹈則輕翻而驚擊非雜霸之雄心其誰與為之乎魯僖之於齊桓也豔其卑且召陵之震叠目焚而心醉之北面其廷



敬師以望其塵率夫人於陽穀以從其宴樂色授魂與而氣奔之久矣匪直信也桓迷於羸莊感於社僂靡之宣恬之泰山不能為之限汶水不能為之壅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謂襄昭以後狂簡之君子逞風而逮上也非謂莊僂之聞也君子興於下周公之教復於上垂及劉項之際而絃調不淫故仲尼之澤永於周公

揚雄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如欲晞之孰禦焉雄不知道不信其不可晞故以影取聖人而迷以終世聖人之大可張而冒之乎聖人之深可沒而至之乎聖人之於天可以氣相迎隨乎聖人之於人可如口咀之質而已矣故曰文者昭質者也

是以約言之而廣忌言之而昌見其所不見而色施然聞其所不聞而聲喑然遠引而近綜之其然嗚呼奚斯爾何知嚴光曰賣菜乎求益也多采封非下體而以擬類漆乎湖其事如史而不足以及史也為其容如圖而不足以圖也陳其物如籍而不足以籍也祝其福如巫而不足以巫也侈其功如禮至之銘孔悝之鼎而不足以揜其惡也淮鹹之左次因人為功而不慚也嬖母豔妻淫於祀荒於會而不懲也質之不足與昭何怪乎如扣木築土之喧耳而無與與哉故哭之無涕者哀之非哀也笑之無歡者樂之非樂也歌之無感者弗足與於長言嗟歎而割捨以屬詞也周公而下無已其唐山之房中乎賢於奚斯之頌遠矣嗚呼聖人而可以似也天亦可以登登也日不晡天而光充於天水不晡地而流浹於地心有警物有應氣有牖聲有緒二之澄而清莫之導而長莫之放而宏莫之鑽而入莫之凝而聚莫之叙而均莫之敷而榮莫之抑揚縱橫而叶文者道之顯事也而載藏以出不可揜焉矣况聖人之洗心而藏密者無迹而奚其髮髻哉

尚頌

米備五色和備五味樂備五音臭備五氣孝子之以享其先者無不備也雖然有異道矣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死而求之生亡而求之存異但其不知哉求之者非其類意不至神不來如弗求也殆於不仁矣故祭之備物也有人道焉神道有馬采五色和五味以人享之也弗忍致之死也樂五音臭五氣以神求之也弗忍求之而弗得也周尚文求之於臭弗求之味殷尚質求之於聲弗求之色聲臭者神之

所主也雖有絢采弗視弗知其色雖有潔薦弗食弗知其味待食待視而親者人之用也幽細之聲不聽而聞縹緲之氣不覿而覺聲響之達隔垣不礙必分之入經宿而留不見其至莫之能拒斯非人用之見功非人用之能致也神之不用也且夫鬼神而既不能視矣既不能食矣豈遺豆俎錡彫漆黼黻如其生之可敬者而致之乎之子之心耳求其實固判然未有與也唯夫聲之不待聽矣鬼神雖弗能聽而聲自通也臭之不待覿矣鬼神雖弗能覿而臭自徹也合於漠而漠為之介然夫然後求之也親而神不遐與抑周之尚臭也又不知殷之尚聲也聲與臭者入空者也聲入空空亦入聲兩相函而相不舍無有見其畛也臭雖入空者也而既有質矣居然與空有畛域也吹之而徙是抑有來去也來去者不數數矣無定即矣吟域者猶自以其材質立於空之中而與空二不徧察矣則惟臭入空而空不入臭也昭明意高懷愴之氣固與空為宅而質空者也空之所入固將假之空之所弗入亦弗知之所以求者至乎神而神不至乎其所以求故蕭艾脂膏之氣誠不如鞀鼓馨馨之昭徹也際之於上涵之於下播之於四旁搖蕩虛明而生其散波殷道至矣故曰衍我烈祖誠衍之也綏我思成誠綏之也孝子慈孫豈忘於其先之不來而虛題以敬假哉

樂為神之所依人之所成何以明其然也交於天地之間者事而已矣動乎天地之間者言而已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未有其事先有其容容有不必為事而事無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為言而言無非音之成也天之與人與其與萬物者容而已矣音而已矣舟木相靡以有容相切以有音况鳥獸乎蟲之蟬有度齧之鳴有音况人乎是以知言事人也音容天也不可以事別不可以言紀繁有其音容而言與事不能相逮則天下之至廣至大者矣動而應其心喜怒作止之幾形矣發而因其天鬱暢舒徐之節見矣而抑不域之以方所則天下之至清至明者矣乘乎氣而不逐萬物之變生乎自然而不襲古今擬議之名則天下之至親至密者矣盡乎一身官竅之用而未加乎天下則天下之至簡至易者矣該乎萬事而不足以傳其神通乎言言不足以追其響則天下之至靈至神者矣故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神之紹也幽而合於鬼神明而感於性情莫此為合也今夫言胡之與勇有不知者矣音則無不知也今天事聖之與愚有不信者矣容則無不信也故道盡於有言德不充功



盡於有事道不備充而備之至於無言之音無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於樂變動於未言之先平其喜怒調和於無事之始治其威儀音順而言順言順者音順之緒餘也容成而事成事成者容成之功效也乃以感天下於政令之所不及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擬言之所不可酬髮鬚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靈微蛻蛻嗟吁唱歎而與神通理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聖人之道治之於視聽之中而得之於形聲之外以此而已矣雖然更有進焉容者猶有迹也音者尤無方也容所不逮音能連之故音以節容容不能節音天治人非人治天也天治者神以依也雖然尤有進焉八音備大聲震盪滂於兩間而聲特出然至於聲而聲思希矣音之假於物革絲假於蟲獸竹匏木假於草木金鍊而上陶假於人為石者無所假也尤其用天也故曰依武馨聲音之尤自然者也嗚呼此可以知聖人事天治人之道矣

約軛錯衡八鸞瓊瑤助祭之飾也乘大輅載弧韞旂有十二旒主祭之飾也殫敬於神勿自貶約而盛致其飾於玉何居嗚呼斯君子之交於神明所繇異於非君子者與是故大裘裘冕玉輅六馬以養其容日享太平共其玉食以養其體喪不弔疾不問刑獄不省以養其神凡君子之交於神明者身馬耳身以答神神不敬也身以緩神神不敬也享帝者享其對越之帝也享親者享其思成之親也體恍惚幽微於其魂魄非不盛不足以凝之矣故不敢不敬也敬矣故不敢不養也天地之生莫貴於人矣人之生也莫貴於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有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氣兩間之美也而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於石物而為致精美於人而為神一而已矣夫弗交也君子所以多取百物之精以充其氣發其感而不慚也彼非君子者見神於虛而失諸已逝神於心而失諸身疏食壤衣同居喪之禮以交於神約其身以羸寒鸞死之氣而翼神之哀神莫之哀而人哀之矣賤形離鬼淫良鯁氣孰敬之哉無已則燐之光兵死之厲夜嘯之狐或與為類而敬之矣嗚呼釋氏之於交於神明者此物此志也太上敬天其次敬身其次敬人其次敬事敬天至矣至者非獨至也歷至而兼至者也是故敬其事有不及於人者敬其人有不及於身者矣敬其身有不及於天者矣事之所不涉有相涉之人焉人之所不對有相對之身焉身之

所不顯有相顯之天焉天也者括身與人事而受命者也徹身與人事之未有而凝命者也故敬天而冒天下之道亡之有遺焉矣於事而敬敬天職也於人而敬敬天民也於身而敬敬天性也思之而升已思者胥其既敬者矣兼之而順所兼者皆其敬焉者矣故高者不遺卑也大者不遺小也至於虛不遺實也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此之謂也躋云者歷也遲遲者歷之無遺也故君子不舍事而親人不忘人而珍身不外身而觀天跬之步之泰華陟之細之縷之層雲升之鍊之纍之萬有周之故曰高以下為基鴻以纖為積君以民為依理以事為麗君子之言天如其有據也君子之事如其有漸也漸以不遺有據以登而不隕斯上帝可得而祇矣若夫君子所尤惡者言天而道隱言躋而學隱者也頌光之察道隱矣馮陵之登學隱矣身以為患物以為芻狗事以為前識之華欲以其孤鶩之情溯空明而至於反景之御醜天下而無足以當其意御風而行冷然失風而墜茶然喪身絕人而近於鬼之事矣故言躋者勿憚其遲遲焉幾乎道也不遠矣

詩有頌樂有桑林祀有郊禘故當時稱之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而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何也察鳥於遠以為燕也傳之則以為蝠也察魚於淵以為鱗也傳之則以為蜃也精意失而餘其迹猶無餘矣湯放桀於南巢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及於長發而韋顧昆吾與桀連類而舉矣率其凌蔑不恤之旨湯殆以力爭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頌契曰桓撥頌相土曰烈烈頌湯曰莫我敢曷頌後王曰勿予禍適頌武丁曰維彼殷武殆將暴六百祀之天下於桀日矣嗚呼此不問而知其非商之舊也詞夸而不慚音促而不舒蕩人以雄而無以養斯宋之以徵殷而喪殷之徵者也宋於是乎以世殺其宗臣宋於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戰宋於是乎以不度而爭楚於孟泓宋於是乎以射天咎地剝勝吞薛戰齊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傳而言隨之言之所流而志隨之志之所競而事隨之志成乎事而氣應之石為之隕鷓為之退飛雀為之生鸛鳴張東溼之習上下交契天物交變而殷先王之澤無有餘矣夏之亡也無待遷之頑民周之亡也無采微之義士殷獨多有之則殷之以寬大優柔因結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傳而相傳以競宋之承殷於祀之淪夷者能幾哉長發殷武宋之頌也那元鳥烈祖之僅存不救其紊矣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left page: 11月, 10日, 10日, 10日.



